

龍 窟



五 大 定 期 刊 物

精耗精是散獨。的品品有。精術方圖輕。影刷代本
們，力不等版色印刺端散文文的。藝古介片性為合術最刊
的來巨惜。影鋼刷游儂文藝字。今介紹方刊感性，精是刊
慈滿大財我色版方讀奇，程方圖畫面，化雜圖的為刊
覽是力們樣雙面物珍珍以作面。圖畫面，化雜圖的為刊
。讀消和總皮色有等祕及小，畫和美在在的誌文印現

柔蕩

編主 鳳靈葉 宇光張

之為影刊滑，「在藝及任容排一切代來於部時，凡
矯中寫全籍笑，工長淺，何之之的就上設介是俱時厚
矯國版部非話，先篇字日畫充新。度是一，紹給如賦時
者畫精用凡百之清先每報實頓。命本初介，刊隨律派
。報印最。出刊積生期所：。刊的紹反所等登。
中，新本，載畫似有為不為內。獨一時過樂等。

時

編主 子茂集

此數分社義漫飛等著徐。堂每警談味幽的是物唯論
莫刊，會深畫，稿必志我生期，其清厚靈家肉熱的一結
姻物凡，刻四按，用先話向載。中遠，當，築築幽為，一結
者愛入，自期更小生，著林以構格趣容流都刊國
，讀本諷，尚際比。及之語以構格趣容流都刊國
捨幽三刺意有主為電及之語以構格趣容流都刊國

語論

編主 德允陶

出色，是代質發代以都與生漫命漫可物系册，充漫
名畫每與智現世能有理面畫的畫得，統有可滿畫
家四期趣識想，現界獨發論，界先。真。的價是了全
手百尚的揚期代環裡各在。開發就。是漫值要全朝
紙，有泉養勢瞭生境懷，方事一者。是時澎畫的找中氣
。均彩源料，現活，現所面覽新為年代不刊有一國

時花漫心

編主 飛少魯

時，，晚，影封象銅，貴片。種字影新外畫銀的你
代不凡，非色面牙敢全的批有。的方慢片明方幕影們這
志可是鮮當銅及紙紙能明許公。面畫介星面秘人越所
影不。驚動精版及印和用單，出。海，等紹近，益。專。要
。者其美時甲，色精史珍。原華文電。中。關。道。
。者其美時甲，色精史珍。原華文電。中。關。道。

時代電影

編主 衣天裴 屏惟宗

時 花 漫 心 語 論 時 柔 蕩 時 代 電 影

萬象

次目册二第象萬 · 號月六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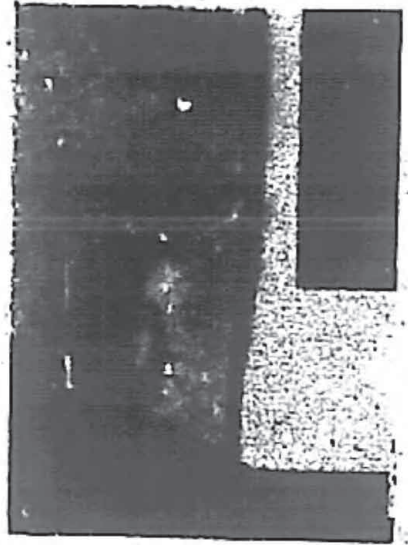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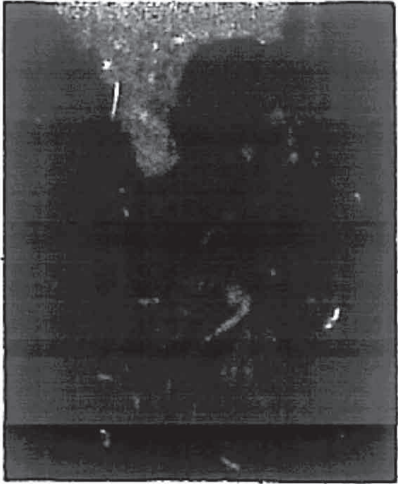
科學與理想(封面).....	張光宇	情感與戰爭(散文).....	邵洵美
編者隨筆		插圖四幀	
新老殘遊記——新生活之二(三色版).....	張正宇	譚病(散文).....	施鰲存
領袖人物的獅子吼攝影八幀.....	劉 霽	插圖三幀	
中國賬簿(漫畫,雙色版).....	黃文農	明朝人的笑話(輯錄).....	阿 英
萬象(座)(四篇)		插圖五幀	
書劍.....	鍾志年	音樂家沈雅琴女士(攝影).....	葉淺予
關於電影批評.....	歐陽	黃山勝景(攝影七幀).....	蔣炳南
附插圖五幀		南國的美人魚(攝影四幀).....	張建文
暑(隨筆).....	梁得所	頂光和構圖(三幀).....	葉淺予
忠園路中所見之萬象(四篇).....	林語堂	天然色人像攝影(三色版四幀).....	劉旭治
隨園序(附插圖二幀)		歐美影片的比重及其分野.....	黃嘉謨
皆要人也(隨筆).....	全增嘏	插圖三幀	
魔女(三色版).....	盧世侯	安娜史丹的娜娜(七幀)	
海上十八羅漢像(設計八幀十八幀)		跳舞考.....	張崇文
萬壽無疆圖(雙色版).....	胡 考	插圖十幀	
晚霞(附作).....	杜 衡	意大利之傀儡戲(四幀)	
梁樂平作插圖七幀		新古典陳設(八幀)	
新加坡的色感(散文).....	鄭光漢	光宇,正字設計。鏡子攝影。	
作者插圖三幀		貞操帶的運用及實物(六幀)	
馬來人(四色版).....	鄭光漢	貞操帶之話.....	秦靜聞
戰爭之史的發軔(彩印漫畫六幀).....		插圖六幀	



我想，早遲總有這樣的一天吧，在這世上，人類絕了跡，一切都毀滅了，一切都在上古傳說中的巨獸，却由於偶然的機遇，又甦醒了起來。於是，在人類的思想的最高峯，未來的科學化的世界中，却既有機器人與恐龍決戰於森林的洪水之間，而不見了人類的蹤跡。

萬象的出版，在內容的取材和編制上，都是一種冒險，一種冒險的嘗試。可是，忽忽籌備的創刊號的發行，竟意外的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的擁護，這使我們十分的高興，知道讀者是和我們同樣的在需要着一個水準較高的刊物了。這一期，除了繼續第一期的許多特點之外，我們又盡可能的改正了許多缺憾，賢明的讀者是會一目了然的。也許，第三期和讀者諸君見面的時候，我們能給她披上一件更合式的外衣吧。

盧世侯



鄭光燾

這一期，圖畫方面值得特別推薦的是盧世侯先生的工緻的彩繪，和鄭光燾先生關於南洋風物的新穎的描寫。盧先生絢爛的色彩和細毫毫髮的筆緻是不可兼得的，這是這一點，已經是該讚許的了。光燾先生的文字，對於他的畫，正是錦上添花。

海上十八羅漢像，這種素材的構成，是啞了相當的心血的，關於這類的題材，我們以後還想繼續的貢獻給讀者。與這相稱的，是胡考先生的萬壽無疆圖。對於政治，我們所希望的，祇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因此，關於正字先生新生活圖解的繼續，我們也希望不要有所誤會。

楊秀瓊小姐的攝影是張建文先生特地從香港寄來的。也許，在下一期刊出版的時候，楊小姐從南昌回來了，我們能有一點更新的攝影貢獻給讀者罷。

關於室內裝飾，我們這一期發表了光宇昆仲設計的新宅，張陳設。見了這種靜穆與

雅，的東方風的裝飾，讀者之中也有見獵心喜的嗎？

在文字方面，這樣熱的天氣，幾位先生都能夠如約交卷，實在是編者最高興的事。這一期，我們在卷首開闢了萬象談座，容納了許多緊縮的短文。我們相信，雖然免不了談狐說鬼，然而像梁得所，林皓堂，全增嘏諸先生的文字，就是狐鬼也要擊節共賞的。

整存先生的小品是力逼而來，仰詢美先生這一期，的散文之又不曾失約，幾乎要使編者自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自己辦的刊物之外，他是從來不曾這樣賣力的。

無疑的，杜衡先生萬餘言的一篇創作，是我們這一期的脊骨了。而阿英先生所選輯的笑話，却正是這炎夏夏日的一帖清涼劑。

黃文農先生的逝世，我們相信讀者是和我们同聲嘆惜的。萬象堂的中國版簿，無可奈何的祇得中止，而且在付出項下要淒涼的，去了一位卓絕的天才，對於中國藝壇，這是怎樣的一種不幸。



黃文農先生遺像



作字正張

新生活 (二)

新老愛遊記

却說這一天天氣晴朗，老殘一清早起來，照例帶了串鈴，在路頭熱處所走了一遭，來到一條僻靜的小巷，看見迎面走來一位老者，穿著簇新的西裝，帶了禮帽，像後生小子一樣，襟上繫了一條手帕又帶了一朵紅花，可是左手却提了一個青布包袱，走路蹦蹦跳跳，好像個身人好生面熟，老殘覺得這之間，却見過老者一個閃身，走進了路旁的一家當舖，一刻開笑噴噴的又走了出來，不見了手裏的包袱，老殘這才想起這人正是時常到夫子廟吃茶買小報的吳老老，可是往常總是老老布袍，戴了領口，頂著一頂破呢帽，如今竟穿起了簇新的西裝，敢不是這間學少年，也實行新生活運動也……



THE PERU





繁瑣，複雜，高速度，這是現代文明的
 特徵，同時這也是現代政治的
 象徵。現代政治是一架構造極極
 複雜的機器，管理他的工程師須具
 有精密的心計和雄偉的魄力。內
 外，外，經濟侵略，農村崩潰，教育
 和生產事業，軍事和建設工作，包
 圍在國際風雲的漩渦中，我們的
 政治領袖是一刻也不能疏忽的
 管理着他們的機器的。你看，站在
 播音機前，對了廣大的羣衆，我們
 的領袖人物是在怎樣奮鬥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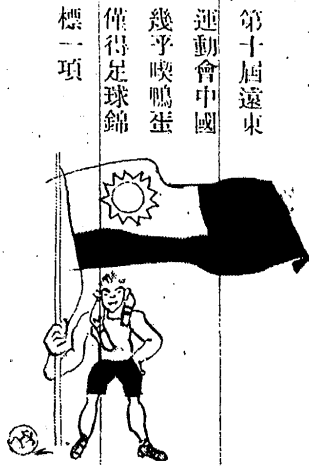
劉 濤 攝

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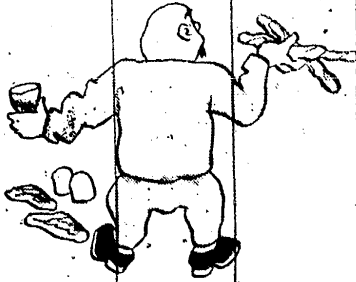
國聯駐華技術
合作代表拉西
曼氏編成報告
書一份

收



第十屆遠東
運動會中國
幾乎喚鴨蛋
僅得足球錦
標一項

收



馮玉祥下
山遊興勃
發沿路購
油條燒餅
等品充飢

付



審計部專員室
因房庫年久失
修驟然坍塌

付



十二圩船民
代表因請願
政府維持帆
運向孔部長
跪地痛哭

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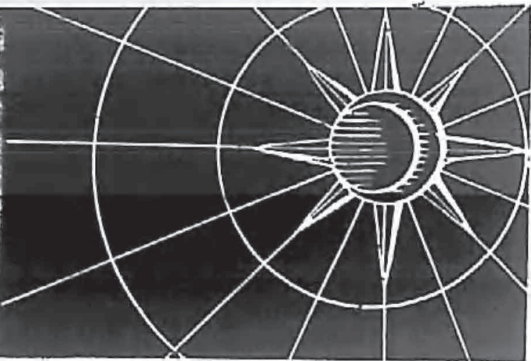


上海維也納
舞場發現金
蛇九條

付



新疆喀匪窟
入大雪山



萬象談座

書與劍

最近在報紙上見到一條新聞，好像是記載有一個文化機關舉行成立式，由監督人授了一柄劍，作為行使職權的象徵。

書與劍是不能結婚的，而且是對頭。古人說，「學書不成，去而學劍」，這明明是說讀書讀不成器，只好去學劍，以便有一技之長，上可以報國，下可以保身。

讀書，便是今之所謂「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而需要用劍，這不是很費解嗎？其實，是很了然的。

談罕默德便是一個好例。他左手捧了可蘭經，右手在做說教的姿勢，腰帶上却插了一把刀。說教不生效力的時候，他便要「刀教」了。不過談罕默德是苦口婆心的，雖然帶了刀，却也不過是一推銷政策，並不想「獨占市場」。

然而現在的劍却不同了。貨色並不高明，却惟我獨尊。想用劍來維持文化，結果是劍上染了無辜的血，也就是文化

自身的血，而文化却成了遺骸躺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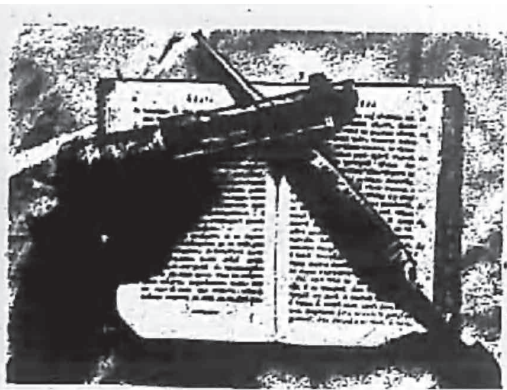
了。劍是好東西，然而必須贈與俠士，方能善用，否則「太阿倒持」，也許自身就是第一個吃虧的人。等到弄成「書劍兩無成」的時候，反而是「不如平路」了。

(洪疏)

雜誌年

一九三四年，在所謂「民族復興運動」方面，是「婦女國貨年」，在文化方面，可說是一個「雜誌年」。特殊是小型的刊物，真如雨後的春筍，每天都有新的出來。這些刊物，旋生旋滅，固然有，大多數很廣泛的受到讀者的歡迎，相反的，單行本的市面，却跌落得很厲害。在往年，寒暑假期間，是書店的「清淡月」，現在呢，除掉雜誌而外，是每個月都成為清淡的了。許多書店，停止了單行本的印行，即使要出，也是以既成的大作家的作品為限。

為什麼雜誌有這樣「繁榮的市面」呢？我不能同意於一般的解釋，在定價便宜上來做結論。在經濟恐慌的今日，讀者的購買力單弱，不能不避重就輕，這是原因。但事實上並不止於此。這只要看許多也有種種條件來號召的雜誌，並不能獲得很多的讀者，總於消滅下去的事實，就可以明白。



在經濟而外，還有使雜誌必然繁榮的其他條件，這是許多人不會注意到的。條件之一，是大家有更多的話要說，更多的話希望有人代說。中國的民衆，現在是處於非常不幸的地位，外而帝國主義的壓迫，內而封建勢力的侵害，使大家喪失了一切的自由，陷於極端的苦惱，煩悶，憤激。對迫害需要反抗，有苦惱希望訴說，在黑暗中要摸索一條路，這是不變易的事理。這些，祇有雜誌能隨時隨地擔負起一二的去實踐。「雜誌年」的形成，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從雜誌的繁榮上，也可以看到中國民衆對於政治注意力的加強。一向漠視政治的中國民衆，由於切身的利害關係，

使他們不得不注意政治，不得不希望從報紙雜誌的言論上，來幫助他們對於這些政治現象的了解，甚至於參加為民衆爭自由幸福的政治活動。大型的報紙雜誌，不能自由的發表言論，散佈有真實性的新聞，情遭摧殘的時候，從這一方面是不能得到滿足的。小型雜誌便適應這樣的要求而產生，讀者注意的重心，也因此趨向這一方面。

「雜誌年」的形成，是基於這三種關係上。有人說，秋風起後，這樣繁榮的現象會很快的衰落下去。這意見一樣的有考慮必要。因為這一類雜誌的興起，既建築在政治的關係上，如果政治上沒有大的變異，那裏，祇有更繁榮，決沒有衰弱下去的道理。要說衰弱，也會有那必然是屬於不能代表民衆說話，或「等因」一類的刊物。

關於電影批評

凡是對於國內影壇稍為留意的人，大約都知道目前的中國電影批評界，正在鬧着所謂電影的「硬硬問題」。這就是說，電影是該注重所謂「正確的意識」呢，還是該注重「藝術」。

對於電影，我是素人。可是，我吃「冰淇淋」（軟性影片）也吃牛排（硬性影片）。不過，我反對攪水的冰淇淋，我更拒絕冒牌的德國牛排。

電影從業員的目標是「藝術」和「生活」。電影公司老板的目標是「營業」。觀衆的目標是「娛樂」。祇有在教育機關領導之下製作的宣傳片才是以「電影為教育的工具」吧？除了這以外，走進電影院的人，沒有一個是為受教育而去的。

進一步，問題不在於「硬硬」，而在於烹調的手法。這便是藝術問題。

能使為娛樂而來電影院的觀衆滿足了他們的需要，這便是影片的成功，同時也就是教育上的成功。

教育也該是藝術的。影片製作人最好去參觀幼稚園。看一位循循善誘的保姆怎樣處理她的兒童。板起臉說教是要使孩子們打盹的。電影製作人忍使他的觀衆在黑暗中打呵欠嗎？

電影是藝術。至多是藝術的說教，而不是意識的說教。

我是觀衆。在電影院的黑暗中咀嚼着不消化的影片的時候，我是怎樣的想做一個過學的孩子。有時更想着：這樣的先生，我講起來也比他好一點的。

因此，我救觀衆罷！批評人不要向觀衆書儲充饑罷。觀衆需要的是電影的藝術，而不是電影故事的意識。因為，即使是楞脹而來，萬一遇到冒牌劣貨的時候，無論是牛排，是冰淇淋，觀衆也會拂袖而去的。

談佛

從一個沒有被採用的電影劇本上，看到了一段記載。說北平某次舉行的援助義勇軍遊藝大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弄到三四萬元。同時喇嘛舉行的法會



開支，在兩天內竟集得二十萬金。這事實是很可能的，便看此番在杭州舉行的一「金剛法會」，能得到許多的達官貴人的提倡擁護，就可以一清二楚。

似乎舉國名流，在近年來，都很熱中於佛，就是以前反宗教最激烈的人，現在也篤信起來了。「誘佛者，佛之罪人也」，難道他們都是有了這樣覺悟嗎？問題是不會這樣簡單的。至少，不能把它從提倡封建道德，祀孔讀經，對外國人行禮，禁止用自來水筆，實行做文言文，幾方面分隔開來看。「金剛法會」的舉行，是事之必然，不能說是對佛的虔信。佛在這些地方，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

宗教，本來就不會脫離政治而獨立





暑

梁得所

今年天氣熱得厲害，上海打破六十年紀錄，天津打破世界紀錄。溫度表高度成了紀錄，有如遼東運動會我國選手的跳高和撐竿跳高得出乎意外一樣。菲律賓是熱帶地方，

我國選手在暑熱的天氣中爭得高度位，這早就預兆了。還有楊秀瓊等游泳喧鬧一時，今年氣象大概水盛，國內必鬧水災。

存在，就在佛經上，也是明明白白的告訴衆生，不過到了「金剛法會」使我們格外相稱，更容易明瞭罷了。在目前，儂子是沒有往昔那麼多了，因「金剛法會」而忘記日本，而忘記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把解放中國民衆的痛苦的責任，雙手一拱的送給佛，自己閉起眼來，坐在蒲團上恭候，大概不至於吧。而況這個佛和佛經上所說的佛，多少有些不同，缺乏一些子暖氣。

話雖如此，在中國，也還有不少生活在封建氣氛裏的人，還有許多愛看魔術，而又相信那個魔術師有絕大的神力的。人這多少是會妨礙着民族的解放運動的。宗教迷信既有如戲臺上的鑼鼓場面，並不能分開，那麼，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和反對宗教迷信，又怎麼能看作兩件事呢！

據說預兆是迷信，今年奇熱的原因是有科學解釋的。天文學家把鏡子望天一打，察覺太陽黑點增大了，因此給與地球的熱力也增大，以後年年夏天都比從前熱，推測將來人類生活工業物產都受影響而大有改變。天文家會的是談天，不信由你。在我，天之科學完全外行，我會的是看書報。記得第一期「萬象」的封面光字兄畫了一幅萬象圖，寫宇宙，當中的一個不知是太陽抑為地球，只見天間閃着一團火。對了，這是今年奇熱的預告。光字其天文美術而兼預言家乎！

天熱起來，大家思水不想飯，更覺東重於食。同事或覺喝熱茶之苦，我忽想起汽水。那是汽水公司供給的，每大瓶五加侖，代價除瓶八角，冰架另租。當下就打電話想叫汽水公司送來，可是連打四家，都說租完賣光了。電話聽完口中覺得特別渴，心裏把那汽水當女人一般，假如隨叫隨到倒也可有可無，偏偏因為叫而不到，而且是給人家先佔了，才更想要。不離希罕那淡而無味的汽水，我喝我的熱茶——聽說流汗合衛生。

汗流着，風扇實在不想開。我桌面滿是紙張稿子，照片曾經因為風扇亂吹，把小小一張說明吹去，累得找了半天。我這時候頗悔恨自己擇業時不走教育界，眼見做教員的朋友們都放暑假了，咱們做編輯的有暑而無假。不但無假，文藝刊物裏還加寫什麼消暑特輯。爲這特輯，又寫信叫人做文章。

信發去了。不提防靈風覆道：「稿筆寫，而你前答應給萬象的亦請於某日前寄下……」這除了寫之外沒有別的話可說。答應在先，當今新生活運動正盛，難道學「王先生」失信嗎？終於揮汗執筆，草成此篇。偶憶當初答應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文稿，而今只有洋洋千言，似仍類於失信。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答應的時候天氣還涼，那時我吃飯每餐一碗半，現在只吃半碗。天氣熱了什麼都減少，寫稿何獨不然。

新書預告

女人

電影小說
史東山著

「女人」爲名導演史東山先生的傑作，博得好評累累，現由史先生將劇本改成本說，並附插圖，交本公司發行。該書內容充實，意蘊正深，筆調樸樸，文字美潔。

富春江

遊覽志

周天放合著
葉淺子
申屠福校閱

富春江位杭州西南四十餘里，山水之勝，甲於天下，沿江多古蹟名勝，如桐君山，開山洞，七里灘，盤龍山等，其中以盤子陵釣臺，尤爲瑣瑣，本書敘述詳詳，並附名貴照片四十餘幅，贈此一書，不啻遊覽一週。

即日出版



愚園中路所見之萬象

林語堂

每日坐人力車赴辦公室，途中必見二景，一則使我心喜，一則使我作嘔。喜者有二八儂婦，鄉下裝束，頭髮極光，衣服極潔，手提菜籃，臉含笑容而過。晴日和風之中，瞥見筐中時花數枝與翠籃竹布相輝映，誠覺此宇宙並不甚惡，而終日辦公，與城狐鼠交談，亦倍覺寬容。厭者，近兆豐公園有西人，不知奈何派耶穌教，瞭台之外懸二張廣告式紅藍大字之觸目張貼，時時掉換，或謂：人有重罪，即須沉淪，或謂：須就耶穌，始可得救，上帝博愛，只須一呼其名便可得救。吾不信該不呼上帝之名亦不啻啊彌陀佛之備誦，必入十八層地獄。且由備誦得來一點相信造物之宗教情味，視此又頓然消滅。此時吾翹首一望，蒼蒼者天也，天之中有日，日之外尚有無數「日系」。日系為太空中之一粒小沙，地球為日系中之一粒小沙，上海為地球上之一粒小沙，吾驅車而過愚園路，又



陸志甲

知復有幾千萬人向之所雲霧雨。吾呼其名，彼聞之乎？吾呼名之聲不流理於千萬大呼名聲中，如狂濤駭浪中之繡針落地聲乎？圓臚方趾之動物，何其自大乃爾。上帝由天俯視愚園路洋車上之我，亦如我在廟坑上之俯視糞蛆，即使吾於蛆蟲有所愛惜，呼我名者，吾何愛之，即有撒尿，亦如雨之普及於「雨我公田」之義。那里分別得許多，何來先及汝私田乎？不呼我名者，我又何必惜之，而必使降於地獄，死後尚不肯使得一乾乾淨淨乎？且茫茫宇宙，何必紛紛若此？亞當為吃一粒蘋果而「有罪」，罪且「遺腹」，上帝必須罰其子孫「到千萬世」，乃又發生憐心，欲超升之，又碍於法，不便白報，乃使其子耶穌下世，令世人殺之，於是上帝大悅，全赦人類，呼耶穌之名即可得救。夫亞當不有罪，則無贖罪之必要，蘋果之神話不存，在耶穌贖罪之道則失依據，而不能成立。是耶教全盤道隱建立於偷吃蟠桃一般故事之上，且吃一粒蘋果，則必重懲痛殺其子，則欣然喜悅滑稽之事，有過於此者乎？然芸芸衆生，在滄海之一粟之滄海中之又一粟，又須魯蘇魯蘇多添此一重公案，吾真不解。圓臚方趾之輩，亦愚甚矣。人只須不要夜郎自大，便能明此理。

「皆要人也」

全增嘏

- 一、認錯得理可令其丈夫的人的朋友的兄弟。
- 二、專管在雲霧外其排他地位的外交部職員。
- 三、國民政府內務部的部長。
- 四、當國聯調查兩案時，被派為專管李頓勳爵士的職員。
- 五、上海某銀行家的保鏢的保鏢。
- 六、上海時化社。
- 七、曾經拔過袁世凱牙齒的牙醫。
- 八、在上海四大學任教，月薪有六百廿八元之教授。
- 九、同時有五十個愛人的電影明星。
- 十、第九區黨部候補執行委員之叔父。
- 十一、寶山縣四一團在夏天不穿褲子的女子。
- 十二、海軍中將之八姨太。
- 十三、為四川某軍長門前起草通電之秘書。
- 十四、匯豐銀行真辦營業的經理。
- 十五、上海「某某」商會女子中之最美麗者。
- 十六、讀過原文資本論的學者。
- 十七、藏有孫總理遺像時相之國民黨老同志。
- 十八、在英國時曾與「某某」會話十五分鐘之留學生。
- 十九、為梅蘭芳演戲時之化妝者。
- 廿、曾發西太后馮過「馮玉五」之遺老。
- 廿一、辦總帳房之第一號「某某」。
- 廿二、三十年來上海有足球賽必到，參觀之球迷。
- 廿三、與胡適之係早年同學又係同鄉之某某。
- 廿四、上海英以美會最著名之中國教師。
- 廿五、蘇州之乒乓球球王。
- 廿六、在上海小許而打球打得最好之中國人。
- 廿七、在上海賽會中得過名譽獎狀之哈叭狗之主人。
- 廿八、七輪神童賽車家之父。
- 廿九、曾與「某某」廿八次之舞女。
- 卅、上海某百貨公司女職員中之最醜者。

魔女

盧世侯筆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唯女人關 乃男子障

盧世侯先生少年英俊，精心藝術多年，不求聞達，頗有風采。其後，飽經風霜，所作乃益趨幽，入於北境。在刊「魔女圖」為其近作，色彩富麗，構圖嚴謹，而線條尤極纖秀，過於尋常，洵為四時第一，誠佳構也。



上海八十羅漢像

得天獨厚尊者王曉穎



德音和事尊者庚洽卿



華洋三昧尊者袁履登



神龍雲遊尊者杜月笙



金光普照尊者黃金榮



秋虎護法尊者張嘯林



廣地拓利尊者張覺彌



慈航普渡尊者劉鴻生



募化引難尊者朱慶蘭



丹青婆心尊者王一心



無量救世尊者馬相伯



妙手靈通尊者張公惟



消災樂善尊者許世英



有聞廣佈尊者史量才



萬有四部尊者王雲五



振臂挽利尊者王延松



衆生布袋尊者榮宗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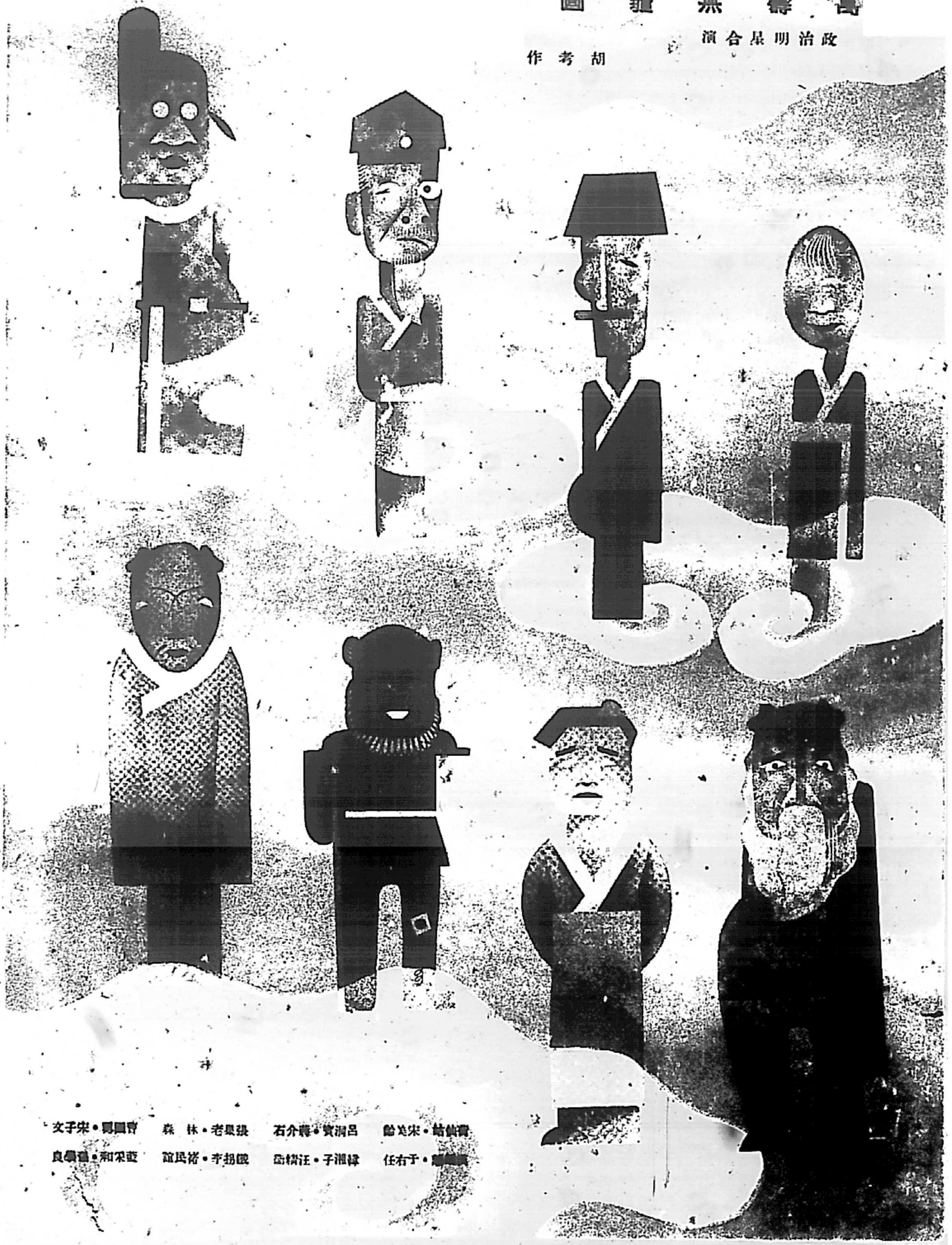
綵衣善舞尊者梅蘭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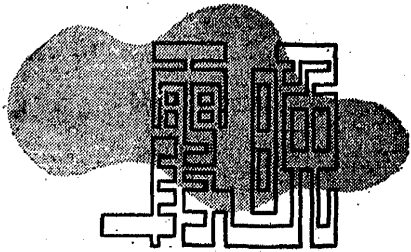


壽無疆圖

政治明星合演

胡考作





社 衡

明範小學底最後一次散課鐘聲地響了。女教師兼高小部主任的蔡潔身先生把點名簿和一把比自己底肘子還長的三角尺在掖下來，急忙地走下了講臺；走到教室外邊的廊簷下，彷彿想起什麼來，站定了。初春。廊簷面對着草場，草場上吹來了一陣陣尖刻的風。風把她底乾燥的頭髮亂披在前額上，亂披在四百度光的近視眼鏡上，她也無心用手指去把它理好。她站着，臉上失掉了慣常的那種笑容。她彷彿在等着一大羣鴨子似的女孩子和男孩子在她身邊走過。她底眼睛在混亂的一堆裏搜索。像在一羣鴨子裏發現一頭鴨一樣容易，她看準了一個比所有的頭都高出一層的頭從裏面搖搖擺擺地擠出來。她底心不自知地跳了。

「茅文祿！她擠上一步，一邊用顫抖的音調說。你慢慢再回去。」

茅文祿是全校資格最老的男學生。因為資格老，他是敢於跟先生對口的；他漫然地應着：

「放了學還不去呀！」

「是的，我叫我慢慢回去；我有話對你說。」

「有什麼話說呀？」賴皮着一張臉，還是顧自己走。

「你不要走！」蔡先生底嘴唇都發白了。她又跨上一步，差不多想伸手去把他拖住；可是一種莫名其妙害怕又使她已經伸出的手縮了回去。茅文祿是那麼長，那麼大，她底纖弱的手也許還拖他不住呢。像要冒火的眼睛把他釘視着；停一會纔接下去說：「你跟我來，聽見沒有？你跟我來！」

她放開了脚步在前面走，冷風把她底髮絲吹得在頭上亂舞；茅文祿從來沒有看見這位年輕的女教師待人那樣嚴厲過；彷彿受到一種威脅，他跟着。

進了辦公室，碎地把門關上。辦公室裏的人是早就走空了；蔡潔身先生照例是最後離開這屋子的一個。她走到自己底寫字檯跟前，放下了三角板和點名簿，拍掉了兩個袖筒上的白粉，坐下來。

茅文祿底東張西望的眼睛定住在她臉上。

「茅文祿，你說你連開除都不怕；你留了這麼許多回級，又不守校規，你老早就應該開除了，你知道不知道？……是那個替你底忙，把你留在這裏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連在我前面都敢說：『開除就開除，』這算是什麼話！……我不好意思當許多同學底面說你，

還是給你留點面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這樣大人，你今年什麼年紀了？！」

「你說呀！」

「十六。」

（暗暗地吃了一驚，跟自己相差祇有八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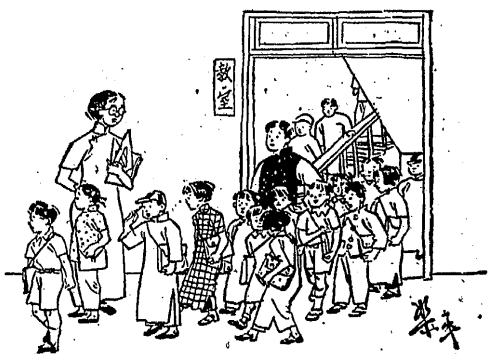
你想，十六了，人家像你這樣的年紀中學都快畢業了；你呢？你知不知道慚愧？你應不應該改過？」

「改過就改過……」

「你不要你這樣說，我要你說：『我從此知道改過了。』」

「……」

「你說呀！」





「我從此知道改過了。」

「好——那麼我再問你，今天我講的東西你究竟有沒有懂？」

「有點懂。」

「有點懂好，那麼我找個題目你做。」她在手邊的書上翻出了一個題目。「你到那邊桌子上去做吧，那邊有筆。」

蔡先生降下了百度的近視眼鏡，拿出了上星期各教員底報告單，自己登錄起學生曠課統計來。登錄到茅文祿這名字的時候，她特別留心着。一星期三十堂的課他倒缺了十二堂。她輕輕地吐了一口氣。她是素來公開地主張着每一個學生都有法子教好的，可是她底教育理論在碰到茅文祿這種學生的時候，卻可說是瀕於破產了。她把統計表推開，從新架上了眼睛。

茅文祿咬着筆桿子，儘把她瞅着。

「蔡先生，蔡先生……」

「我臉上不會有答數的。」

「三角形底面積倒底怎樣求法？」

「你原來沒有懂。記牢底高相乘折半，兩個數目乘攏來再用二去除。懂了嗎？」

對蔡先生靈了一陣眼，低下頭去，纔開始寫起來。她

照着。

「好了嗎？拿來我看。」把算移接到手裏，一看，她又從新冒火了。「真是，你連小數乘法都沒有弄清楚。你瞧，小數點應該點在那裏的！」

……睜大着眼睛。

「你簡直要從頭補習過。」

……睜大的眼睛裏噙着淚水。

「你……」

「蔡先生，」眼淚跟着這聲音流了下來。「我，我算學一點都不懂，一點都不懂！」

蔡先生沒有再說下去。眼淚澆熄了她底火，眼淚感動了她。她幾乎也要陪着淌下幾滴來。她噙住，她對茅文祿看了好一會。她慢慢地伸出手去。

往常，在對頑劣的生徒們施行了一番嚴厲的訓斥之後，她總要伸手去拍拍他或她底頭，摸摸他或她底面龐，再溫和地說些勉勵的話。她底整個靈魂彷彿會從她底手轉達到孩子們身上，孩子們便像受了一種魔力似地變好了。今天，她剛做着這習慣的動作的時候，她底心一驚，她底手改換了路徑，在櫃子上摸索了一陣子，另外

胡亂地拿過了一枝鉛筆來。臉不自己知地漲得緋紅。

十六歲！

「你瞧，要這樣做的，」她紅着臉不自然地說。

「我來不及了，我完全沒有懂，我已經來不及了。」

「自己曉得來不及總是不緊，」蔡先生放下鉛筆，聲音變得非常輕，帶一點顫抖，慢慢地說下去。「祇要你肯學，我總有法子教你。幸虧你覺得還早，如果再就誤下去，恐怕到將來，你更要找一個蔡先生是不容易的……」

說到自己，臉又加強地紅着，茅文祿底眼睛釘住了這張紅紅的臉。

「蔡先生，沒有人替我補習。」

「那容易的，你天天放了學到我這裏來好了。現在你回去吧，回去之後再仔細想想——聽見沒有？」

……點點頭。

目送着茅文祿慢吞吞地出了辦公室底門，她覺得有點口乾，便走到茶筒邊去。茶已經完全冷了。她倒了半盞冷茶喝，半盞冷茶平息了她底一切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感情。她又去坐了一會，幹了些未了的工作。今天，她彷彿經歷了一件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愉快的事情。她覺得混身很輕鬆，沒一些兒累。她從抽斗裏拿出了一面鏡子來，對鏡子自己用指頭理了一陣頭髮。看看天色已晚，她也離開了那地方。

「王三，不要再忘記上鎖呀！」

一日的工作完畢，便踏着輕鬆的步子走回家去。

蔡潔身在省城裏實際上並沒有她自己底家，她底家是在離省城有二百多里路的一個小小的村鎮上。自從四年前帶着女子師範學校底第一號畢業文憑回去，因婚約問題跟後母發生了意見鬧着出來之後，她就根本沒有再回去過，甚至，在寄回家去的信上寫了「我

要讀書，我要做事情，我一定不嫁！那些話之後，也就再沒有通個過。蔡潔身彷彿是沒有家的。

「沒有家，便不會有人拿些討厭的事情來麻煩你了。」

她時常對女同事們這樣說。

「什麼討厭的事情呀？」

女同事們也許會過意問她。

「哼！她總是這樣不屑提起似地回答：『還有什麼呢！』」

她每個月拿十塊錢存放在銀行裏，作為將來進北京女師大的準備。另外拿十塊錢交在一門遠親家裏，算是住宿和每天一餐晚飯底津貼；她在那家裏單獨佔據了一間差不多跟整所屋子完全隔絕的房。

房裏簡單的床鋪和桌椅，一些書。特別是幾本她正在自修的解橋幾何和生物學底書，卻更親近地散放在床上，書桌上。至於學生們底課卷，縱然多，她卻從來不帶回家去。總是在學校辦公室裏很快地看，第二天就發還。除了有時候會隨意放在桌上的幾枝押髮針之外，這房間底主人誰也想不到會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女子的。

這房裏從沒有人來過。

除了在學校裏的時間外，她老是一個人坐窗坐着。窗外是一個不算小的院子，院子裏有一個花床花床上的天竹子和石楠花，因為沒人培植而顯得那麼衰萎。風有時會吹得花木底葉子瑟瑟地響，這聲響有時會反襯出這屋子底寂寞來。

蔡潔身卻好像並不怕寂寞。

即使放開書本，一張張小孩子底臉也會擁擠到她

心上；她想想這個，想想那個，彷彿都是自己身邊似的，寂寞的時間便輕輕地推過了。

可是她卻也的確因此而專願在學校裏多耽一會。在學校裏，即使沒有事務，沒有功課，她也可以對面羣場上去走那麼一個圈子。孩子們在草場上跑，跳，打滾，她微笑着地瞧着。有時候，她會隨便找幾個人來問幾句話，握着他的手，她底軟綿綿的小手，甚至，當沒有許多人在身邊的時候，她會悄悄地抱起一個滑鼻涕的女孩子來，親一個嘴。這時候，她底心便會起着一陣顫抖，生命底充實感浸透了她的全身。

她滿意着。

她彷彿對世界不再要求什麼了，甚至幾年以後再進女師大去繼續求學的熱望都冷了一大半。

一個懂得悔過的靈魂所給予她的感動，自然也決不會在淌鼻涕的女孩子之下的。她那一天回得家去，興奮得連書也無心看，儘在溫習着茅文祿底事情。她看見了他底純潔的眼淚，看見了他底坦白而天真的心地。她拿自己底手心做枕頭躺在床。她想，起茅文祿將來長大了之後會怎樣地感謝她，一生一世不忘記她。讓一個人一生一世不忘記是多麼美麗的！她沉迷着，不知道時間底過去。

第二天，蔡潔身比平常還要早半小時地來到學校。辦公室底門還緊緊地鎖着；她不好意思到校役室去。把王三從被窩裏拖出來。她在門口等，消受着健康的曉

風；望對面，淡薄的陽光還沒有把下絨月底殘影消盡呢。自己都覺得早得有點詫異了。可是她有滿肚子的教育理論，於要向今天第一個碰到的同事發揮，她要說明人性底本質，她要從人性底本質來證實自己底來的主張是對的。

等了好久，纔看見王三披着沒扣好鈕子的棉袍，慢吞吞地走過來。

她在辦公室裏等着。

好久，連上課前十分鐘的預備鈴都打過了，纔看見幾個男同事，夾着書，零零落落走進來。有的在睡眠不足的眼皮上似乎還掛着隔宿的眼矢，有的卻一進門來就唯恐不及地去翻查王雲五大辭典。

她祇跟他們約略地招呼着，說話的機會是沒有。她耐着性子，忍耐了一整天，直到散了學，她纔算抓到了擔



任高三國語的男教師這樣問

「李先生，茅文祿近來在你班上成績怎麼樣？」

「茅文祿那一個？」

已經教了半年多，他連學生底名字都不知道！更何况是茅文祿那一大羣鴨子裏的一頭鴨，他都沒有注意

「就是高高兒的那一個。」蔡潔身說明着

「哦，是的，有的，有的。」

「他成績怎麼樣？」

「他——哦，茅文祿——他彷彿上課也不大來的。」

一聽到提起茅文祿底名字，她差不多像自己受了中傷似地再也說不下去。她轉過身，好像茅文祿就在身邊，打算再誠懇地開導他幾句。她猛地想起來，昨天講好散了學之後來補課的沒有來。他一定早就回家了！他騙了她！她想馬上叫茶房去找，不，她要自己去把他追回來。她一言不發地走出了辦公室底門。

看見茅文祿正在走廊上邊巡着，她底臉色和順了下去。她走上一個階梯，說：

「昨天答應過的話，你是不是忘記了？」

「沒有忘記呀。」

「書有沒有帶來？」

「帶來的。」

「好。」

走過國語教師李先生面前的時候，她順便說：這就是茅文祿。

李先生祇似是而非地答應了一下，就走了。

那一天，蔡先生足足地替茅文祿補了一小時的書，又指定了許多練習題，叫他回家去做。最後，翻開了書，她



這樣問他：

「你剛纔為什麼在門口張張望望，不自己進來？」

「裏面人這樣多。」

「人多怕什麼！又不是……」

「……」

「你以後一放學就自己進來好了，」像發現自己說錯了話，趕忙改換了口氣，接下去。

石棉花開過又落了，蔡潔身身上的棉襖袍換上了薄薄的單衫。太陽出來得更早，落山得更遲，她就在明艷小學的時間是更長了。

六個星期過去，她底生活卻還跟以前一樣。

茅文祿天天來補課。

而他底怕人多的習慣也始終沒有改變。他是非等

到辦公室裏人散盡了之後不肯進來的。好在日子長，她也不想把這習慣改變了。

沒有人在眼前的時候，他卻變得那麼活動的，隨便說着話，一點拘束也沒有。他人是聰明的，蔡先生早知道他是聰明的。一打好地基，架上屋子去就容易了。他隨便地聽，很快就懂得；習題做得錯誤很少，就是有，也很快地自己會發覺。他時候甚至不好好地聽，儘在蔡先生身上東瞅西望。這蔡先生是不肯輕易放過的。她拿筆桿子在桌上輕輕地敲着——

「你瞧這裏呀！」

忽然，她會毫不相干地想起了自己底袖口是太短，同時又太大，她順手把袖筒一筒緊，臉紅紅地再說下去：

「本銀加一利率乘期數，等於本利和。」

「蔡先生，你說錯了，」茅文祿便大聲地打斷了她。

「本銀乘一利率……」

「是的，是的，你沒有聽就懂了呀！」

「我自己看的。」

茅文祿高興着。

蔡潔身先生也高興着。

照這樣，茅文祿很快地就夠上了全級底程度。補課完畢之後，蔡先生是敢於在課堂裏拿最難的，三四個好學生都沒有做出的應用題，特別指定他到黑板上去做。做完了，她把照例的那個「對」字唯恐有人不聽見似地叫得特別響，再目送着他體體面面地走下講臺去。

那一回月考之後，她拿着他底課卷，另一隻手拿着一枝紅鉛筆，走到許多同事面前去大聲地說：「瞧，兩個月之前他連小數乘法都不會，現在——」她當場用紅鉛筆在卷子土直了一直又畫了兩個圈子——

百分！

她踮脚四顧。

『誰進步得這樣快？』

『茅文祿』這名字是她底驕傲，她鄭重地說着。

好幾天，她老給同事們講着茅文祿底事。

草場上，尖刻的風變成了悶熱的風，明純小學底辦公室爲準備畢業考試和學期考試而忙。蔡潔身先生底工作是比平常更緊張了；她根本就沒有注意到自己家裏的小窗前的天竹子已經結了新的菓子；她有時候差不多要上了燈之後纔回家的。

那一天，散了高小一年級底最後一堂課，她剛踏進辦公室底門，就聽到國語教師李先生自個兒在高聲地嚷——

『荒唐，荒唐……他真不知道靠誰底勢道呀！』

看見蔡潔身進來，聲音似乎輕了些。

『這樣還了得還了得……』



誰也沒有搭一句嘴。

忽然，他從桌上隨意拿了一枝鉛筆，翻開了自己底點名簿在那上面飛快地寫起字來寫完，嘴裏還是『荒唐，荒唐』地嚷着，把那點名簿向蔡潔身底辦公桌上放，願自己拿起帽子氣憤憤地走了出去。

蔡潔身沒有向旁人問訊，祇坐到了自己桌邊，翻開李先生底點名簿來看；她底臉色登時就沉下了。

她看見不是別的名字，而正是在茅文祿底名字下面——

『該生屢次侮慢師長請付懲戒』

這樣寫着！

她一言不發地閉攏了點名簿。

她四面八方地想着，她再也定不下心來做旁的事。

她在辦公室裏踱了一陣子，走出門來，茫然地望着天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開始刮了風，烏雲滿世界地追逐她，風揭起了薄薄的單衫，不知道她儘在想着那姓李的事情，她以爲那姓李的是故意跟茅文祿作對，不是故意跟她自己作對呢！她甚至想到了這原因是在他沒有把主任底職位弄到手，她咬着嘴唇，她是決意要把這事情調查得個水落石出的。

她整天地沒說一句話，整天地沉着臉色。

是畢業班底最後一堂課。

甚至在班上都沒有說什麼話，祇叫學生們自己去溫習，她在一行行座位邊踱着，輪流地看

着孩子們底一張張的臉，一張張她已經看了三年的臉，彷彿都顯出了三年以來所沒有注意到

過的愛嬌，她感到軟弱，她又走到茅文祿底座位後面站了好一會，想要跟他說幾句話，但是沒有

說。她拿出手帕來捫住了自己底鼻子。

散了課，她纔對他望了一下，輕輕地說：

『你來我有話問你。』

風刮得更緊了。

白天變成黑夜，辦公室裏已經點上了電燈。

茅文祿還是在門口邊巡着，直等到裏面的人散完了，纔悄悄地走進去。

『蔡先生！』他依戀地叫。

祇聽到這一聲『蔡先生』，她差不多已經把所有

責難他的勇氣都失掉，她祇用顫抖的手指翻開了那本

點名簿讓他自己看看，那麼和婉地問：

『你究竟什麼事情得罪了他呀？』

『……』

『你對我說，不要緊。』

茅文祿底遲疑的眼睛在她臉上溜着；好一會，慢慢吞吞地說了：『我問他一個字，他解說不出，說我是故意難他的。』

『你不要騙我呢。』

『蔡先生，我幾時在你面前說過一句謊！』

『……』沉吟着。

閃電猛地照亮了屋子，一陣隱隱的雷聲傳過來。

『你帶了雨傘沒有？』她想起了問。

『沒有。』

『那你趕快回去吧。』

眼望着陣雨就要下來，蔡潔身自己也想早一步

趕回家去，先把茅文祿打發走了，自己稍稍坐了一會，也

站起身，把電燈關上。

她走出辦公室來的時候兀自在想着——

「騙別人也許會，騙我不會的。」

想不到剛走近校門去的時候，像黃豆那麼大的雨點子已經開始灑着。她家裏離學校並不遠，不想等。她向門房裏借了一把雨傘，雨傘迎着對頭風，搖搖擺擺地走出門去。雨點子愈灑愈密，風愈緊，她幾乎有點迎不住。可是她還是不停地走。突然，她看見茅文祿躲在一間破爛的樓房底廊簷下，渾身已經給雨水淋得像在水盂裏浸過的海綿。她趕忙喊：

「茅文祿，這裏來呀！」

茅文祿有點躊躇地鑽到了蔡先生底雨傘下面。

他們兩個在同一把雨傘下面走着。

茅文祿是跟蔡先生一樣高，雨傘勉強可以把兩個人蔭蔽。她攔住了他底住址，比她遠得多，可是剛巧要從她門口走過的。她拿着傘，那麼重，風是那麼緊，她有點拿不穩。

「蔡先生，交給我吧。」

傘由茅文祿拿着，穩得多了，風吹不動。他是多麼好的腕力呀！蔡文祿倚在他身邊，急忙地走。忽然，她怕起來；她怕在路上也許會碰到認識的人。她在風裏感到一陣燥熱，她紅着臉。她想離得遠一些，寧願讓雨水淋着她底頭髮。可是茅文祿卻儘是把傘偏到她這邊來。她不好說。她祇想早一點到家裏，便更加緊了脚步。

好容易到了——她招點着說：

「我就住在這裏。」

茅文祿收攏了傘，交還她。

「那你怎麼走呢？你拿去，這把傘不是我的，你明天……」又想到自己借的傘，明天卻叫茅文祿去還，不對。這樣吧，你還是等雨過了再走，到你我裏面去坐一坐。」

「我不要緊。」

「不對的，這樣大的雨！——你跟我來。」

把茅文祿領到了從沒有人來過的房裏，叫他隨便坐。自己走到窗邊，先揩了揩眼鏡，再拿出一把梳子，對鏡子梳着讓雨水打濕的頭髮。她記起了茅文祿回過臉去……

「你把長衫脫了，我找人給你烘烘乾。」

這一回不是茅文祿，卻是她自己，剛說出這話就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可是茅文祿卻早就依了她底話把長衫脫掉了，露出了粗壯的手臂。她不敢正眼看他，祇接過了濕淋淋的長衫，到裏間去找親戚家底女傭，叫她烘乾了送回來。她自己也順便在裏面換了一身衣服。

她跟茅文祿說了幾句話，他說起了學校裏每一個教師底情形，又提到了國語教師李先生底事情。他底態度是那麼自然，那麼隨意的；他底話慢慢地把所有的拘束都解除了。她底話也多起來。看看窗外，雨似乎比剛纔小了不少；她打開窗，讓晚風吹散一些房裏的霉氣。她們談起作文，她說着題目是應該怎樣看法，應該怎樣把意思一條條地分析開來，她又叫茅文祿過幾時把自己底文課拿來給她看。

「蔡先生，你爲什麼不教國語呢？」

「教了算學，來不及了。」

蔡文祿自己也很不能拿所有的功課都一個人來擔任，要是時間允許的話。

不知不覺中，雨已經停止，房間裏反比剛纔明亮了。她們向窗外望着，廊簷水還在斷斷續續地滴着。雲卻散開好多，露出了一塊塊的青天。突然，茅文祿像受到了一種魔力似地站起身，手指指着，大聲地嚷了起來：

「蔡先生，你瞧——晚霞！」

果然，她看見在西邊的天角上，像一張孔雀屏似地排着一片燦爛的晚霞。她底心震動了一下；她呆看了好半天。她一邊望着窗外，一邊說：

「比方拿晚霞做題目，叫你作一篇文，你怎樣做？」

「我說有一天落了雨，雨停了看見晚霞。」

「下面呢？」

「我再說，晚霞是怎樣怎樣美麗。」

「再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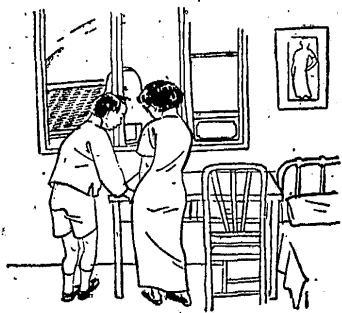
「還有什麼話好說呀？」

「做這種題目，最要緊的是說一點自己感想——什麼叫感想你懂不懂？」

「……」

「比方說，你覺得好，或者不好，這種都是感想。」

「晚霞——」茅文祿又思索了一會，「晚霞好是



好，不過剛出來，馬上就沒有，不快，不能讓我常常看見

『蔡先生，這好算是感想嗎？』

這話有點使她驚異，她遲遲地沒有回答。沉默了一會，她轉過眼光，對茅文祿呆看。

茅文祿也正在向她身上瞟。

漸漸地在他底眼睛裏發覺了奇怪的閃光，她有點怕。

她又一次想起自己底袖口是太大，太短了，可是這

一次卻並沒有把牠去筒筒緊。

茅文祿挨近她身邊來輕輕地叫着：

『蔡先生，蔡先生……』

『什麼事呀？』

『我這一回不想畢業了，我要交幾個白卷……』

先生你下半年再替我補國語，你肯不肯……』

『又說傻話了，你升了學不是一樣有國語先生的？』

『我不要，我不要……』

茅文祿喃喃地說着。『蔡先生，你不是說過，我要再找一個蔡先生是不容易了……』

『蔡先生，你太好了……你是像晚霞一樣的，我要常常看見你呀……』

蔡潔身底呼吸跟着這些話慢慢地變得急迫，她是什麼話也回答不上來。這樣的話她一生中從來沒有聽見過，她是祇有拿自己底感情在孩子們之間分散，而從來沒有夢想到還報過。她底心怦怦地跳，這些話彷彿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似地把她麻痺了。她不自知地伸出手去。第一次在學校辦公室裏跟他談話時就想去拍拍他底頭或是摸摸他底面龐的那種欲望，現在是再也抑制不住了。她伸手去放在他底肩膀上——全身起了一陣

劇烈的顫抖。

『蔡先生，我捨不得離開你呀！』

茅文祿掉着眼淚，猛地向蔡先生身上倒了過來。

她完全失掉抵抗底能力了，她讓那個十六歲的孩子任性地在自己身上得到了他剛開始向人生要求的東西……

門呀地閃開，一個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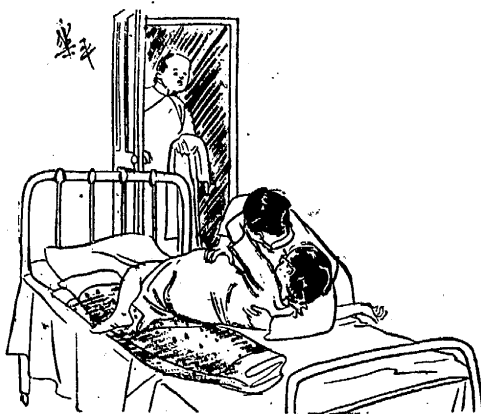
『蔡小姐！』

一個老婆子站在她底門口，手裏拿的是烘乾了的衣服，掩住了嘴，吃吃地笑着。

一個謠言在明範小學鄰近傳佈。

下學期，茅文祿因為國語沒有及格而又留了一次

級，蔡潔身先生卻在暑期裏辭去職務，不知搬往那裏了。



時代漫畫特大號「徵稿」

我們預備在第九期刊一次比較以前增加三分之一厚的「特大號」，並且以十二分的誠意歡迎各讀者寄稿。

關於印刷——我們計劃

- (一) 版口仍為九英寸又四分之一高，六英寸又四分之一闊。
- (二) 七色膠版精印封面。
- (三) 純白報紙精印漫畫文三十二面。
- (四) 三色版及雙色版精印漫畫各二面。
- (五) 精美銅版紙單色印八面。
- (六) 彩色印四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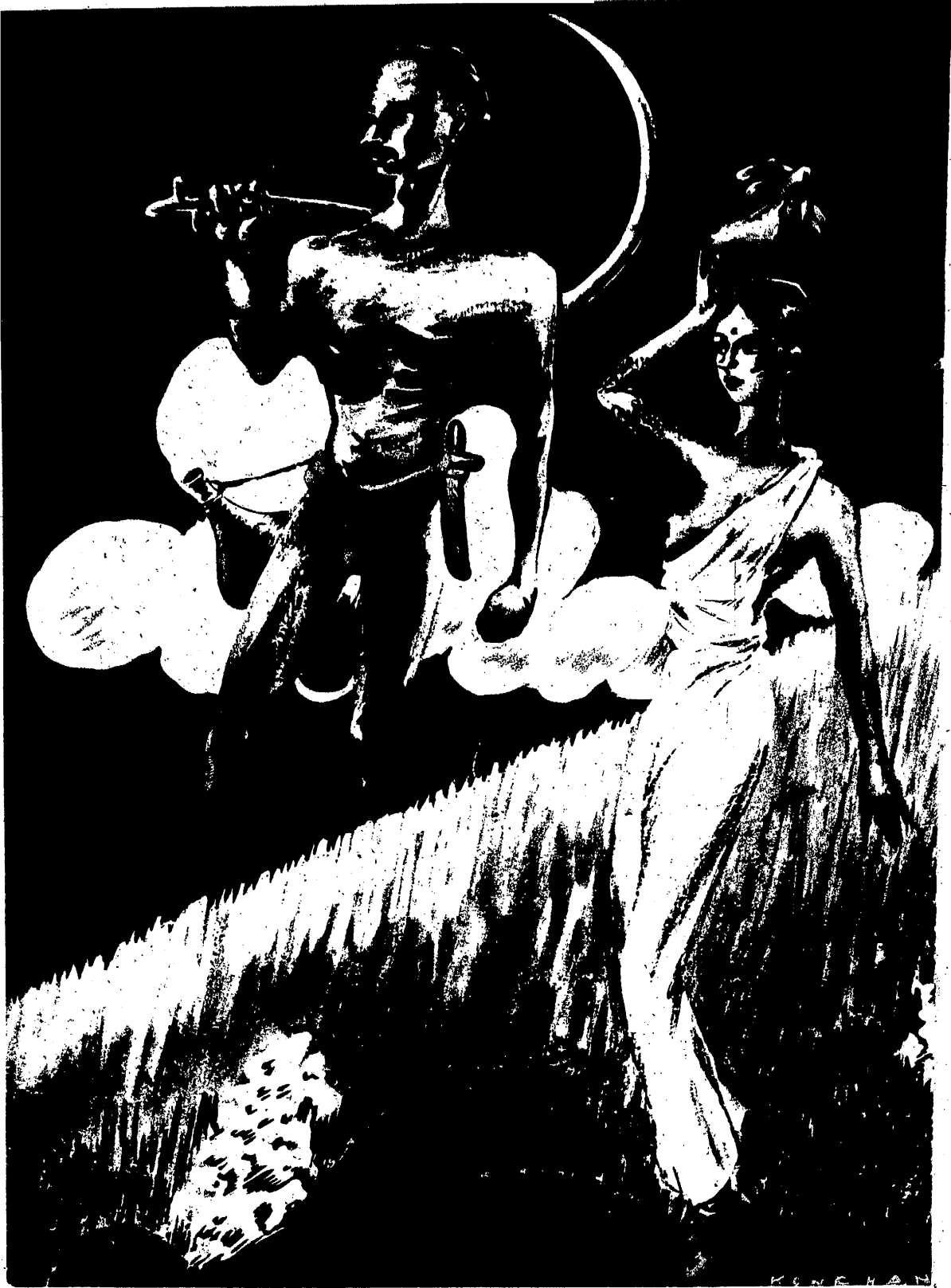
關於材料——我們徵求

- (一) 滑稽，諷刺及幽默的漫畫與漫文。
- (二) 批評人生一切大小問題的構構，及描寫社會各段層的生活的製作。
- (三) 政治漫畫及漫文，但不得作任何主義上的及反革命的宣傳。
- (四) 一次終結的連續漫畫。
- (五) 滑稽的，諷刺的，或幽默的獨幕劇。
- (六) 漫畫不論大小，惟文字字數最宜於編排者為二千字。(個質的方面有特殊的精采，當然量的方面不受此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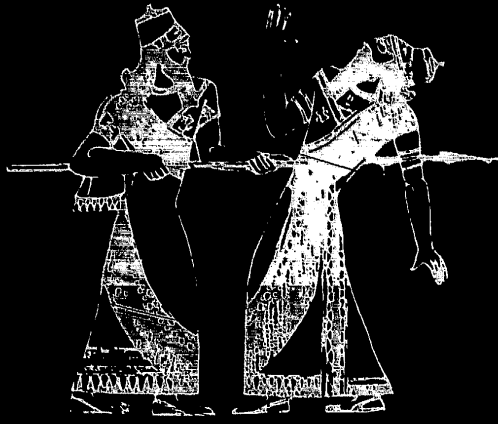
關於稿費——我們酬贈

- (一) 漫畫每幅二元至十五元。
 - (二) 漫文每千字三元至十元。
- 關於截稿——我們希望
- (一) 色彩稿八月十五日前寄出。
 - (二) 黑白稿八月二十五日前寄出。
 - (三) 文字九月一日前寄出。

時代漫畫編輯部謹啓



戰 爭 之 史 之 發 展



前以年千一五紀(二)



前以年萬二元紀(一)



前以年百四九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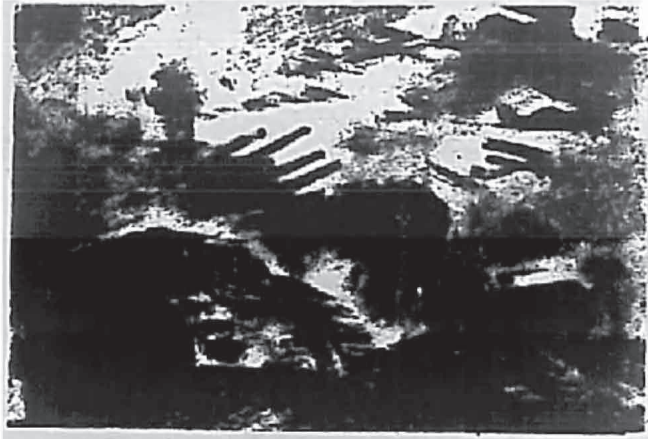
前以年千一九紀(三)



……狀現前日(六)



形情的紀世五十(五)



戰爭

美 洵 邵

人是一種喜歡戰爭的動物，我喜歡說，意思便是說，人和別的動物兩樣，他的戰爭不一定爲了搶食；在搶食以外，他會許多別的戰爭的理由。况且別的動物的搶食，是在餓的時候，假使腳爪下早有一條羊腿，獅子不一定再會和老虎去搶牛頭了；人却完全不同，即使是搶食的戰爭，也許正在他飽得吃不下的時候。據說人類中真正的狗搶肉骨頭式的戰爭，當爲行將到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是肉骨頭，而日本則是許多惡狗裏最餓的一隻。

喜歡戰爭是人的本性，山太也那說，假使沒有戰爭可以滿足他的時候，他會因了思想的異同，或是女人的冷熱，甚至文體的新舊，而吵架；再不然，那麼，上電時前面的人走得慢了些，或是行路時和對面的人擦了擦肩膀，他會藉端破口大罵。一拳打得你鼻子裏冒血，這是一種肉體的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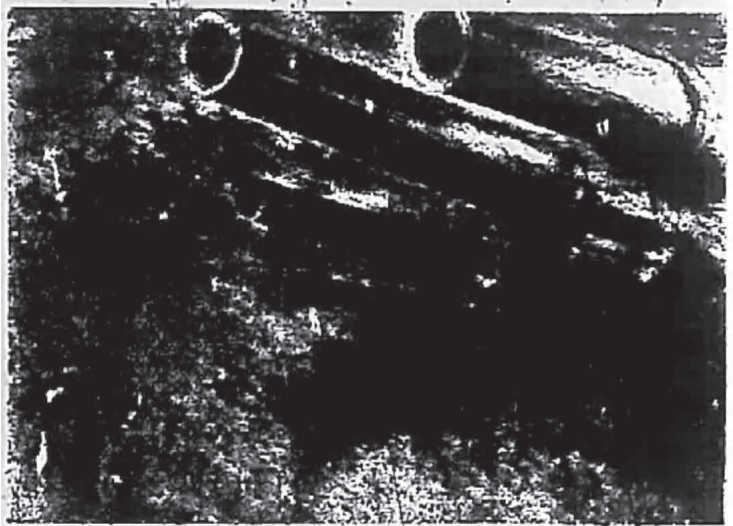
同時，經濟學者的戰爭，又是真正的英雄所鄙棄的。譬如說「鴉片戰爭」，賬單恐怕比子彈要多，打了幾年的算盤，一旦結數到了相當的程度，便帶着兵艦大炮走上岸來，這已完全失却了戰爭的意義。真正人類的戰爭，一定是要流血的，人殺得越多越好；結果也許非特沒有細微的利益，並且會受極大的損失。但是用

幾十萬刀鎗弓箭，去換來千百個頭顱，是最文明的羅馬人至上的光榮。

所以人類的戰爭，情成的成分一定比經濟的成分多。古時有許多戰爭，目的不過是要得到皇帝的尊貴，也有的是去報殺了父親或是兄弟的仇恨，也有的是竟祇爲了一句話的侮辱。近世爲了主義的發揚與壓制，或是爲了自由的獲得與剝削，而引起的戰爭，也屢見不鮮。這種，我都呼作人類的戰爭，或是情成的戰爭。

但是也有人說，戰爭的目的完全是爲了利益，是經濟的。他們說，現代的戰爭，完全是資本家和資本家的對壘。這句話似乎很有理由，但是仔細研究起來，這個却是「果」而不是「因」。

左翼的議論家說，有了私人謀利的機會，戰爭便不時會發生。這句話是顯然地不可靠的。在謀私人的利益上着想，善於籌算的資本家，是決不會把寶貴的光陰用來互相殺戮的。他們儘可以聯合各國的資本家作最大規模的搜刮；要知一旦打起仗來，他們非特不能生產，或竟會因而破產的。原來資本家的國家觀念，比他所希望要利用的人更深。最先，他們爲



了要推銷貨物起見，慣常以民族意識灌輸入一般人的心中，希望人人買國貨；但是他們的宣傳文字或技巧太好了，自己竟第一個被感動，仇視外商，反而完全不經濟的關係了。所以戰爭或許由資本家所促成，但是他所要的本不是戰爭，同時戰爭的成功也不是由於他的資本。金錢雖然也可以買到戰爭，但是正和用強權來施行的規則一般，是不攻自破的。統制大衆意志的，還是情感。他使大衆忽亂了理智，他使主動者忘記了實際上的利害。孫子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在作

戰篇中說「故殺敵者怒也」即是要利用情感。亞爾特·黑爾里會說起造成戰爭的情感是怨恨、虛榮、和那種喜歡熱鬧的心理。因為怨恨和貪慾一樣，牠的來勢甚凶；牠比貪慾更可怕，牠不完全是一種肉的情感。貪慾，你可以給牠一時的滿足，而怨恨的延長是不可限量的。牠是國家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所最需要的因子。

虛榮是一種驕傲人覺得自己總比別人強，至少要做得比別人強。有時候，牠比怨恨更重要，但是他們是要互相合作的。因為要自己比別人強，便一定恨人家比自己強，所以虛榮又是一個「戰爭情感」的基本要素。

他們最容易合作；他們一經合作便幹不出好事來。幸虧怨恨有了行為，結果是被壞了日已行軍曲每每是日悼歌否則天下決不會有一天太平了。

最後一種情感也是最自然的，那便是人類愛趨熱鬧的心理。原來趨熱鬧是一種卸責任的舉動，擠在幾千萬人中狂喊，天塌也不干我的事。況且人是一種最複雜，最難應付的動物，沒有一個人沒有牢騷；發洩的機會，是誰都需要的，發洩本身原來做不出壞事，但是牠的結果是沒有人知道的，醉酒是一種快樂，但是醉酒以後罵人，打人，殺人也是常事。個人的發洩，團體的發洩，大眾的發洩，團體的亂子便大



了：結果會從放花筒擴大到放毒炮。

所以戰爭是情感的，與其說是經濟的，雖然結果是形成後者的局面。

關於戰爭的解釋，許多學者有許多意見。有人說是自然的現象，幾年的靜止後，一定會有一次騷動，牠給舊有的文化一種新生的力量；但是又有人說：戰爭的結果，犧牲者反多優秀的分子。又有人說：戰爭是對文化束縛的一種逃避。所以一個個迎神，出會，舞龍，運動，公開處死刑，秘密打妻子等風氣最盛行的墨西哥及中美洲，在未與西班牙分離前便享受了兩世紀半的和平。他們雖然也有宗教的束縛，政治的束縛，但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早有逃避的出路了。人說中國人怕和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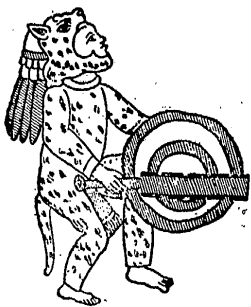
人打仗，便因為上述的發洩機會太多。當局逢國慶國恥不准大規模地紀念，也許可以造成百姓要尋逃避的需要，而促成一種民族的戰爭。

戰爭與情感的關係，較一切其他關係更密切，大概已說明了：人類既有情感，戰爭便一定會有。歐戰給予人們的痛苦，尚未有解救的辦法；而第二次的大屠殺，却又在急迫的籌備中。我想人決不會不怕麻煩，也決不會不怕死，雖然在戰爭的時候能暫時忘掉。但是歐戰陣亡的墓碑如雨後春筍，而軍火的製造猶在日夜辛勤。也許歐戰死傷雖多，但是尚不夠使人發洩，因為近代的戰爭已和古代戰爭不同：後者是短兵相接，血肉橫飛，一片喊殺

喊殺的聲音；而前者則認定方向，高投遠射。雖然也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但是終不及古時那樣緊張，還有毒氣的散布，那簡直是殺人不見血的。這類的戰爭實在不像戰爭。第二次大戰，利器更進步，怕會殺人不見人了；那麼，第三次大戰相隔的時間一定會更短。

戰爭是可怕的，而情感的發洩又是必需的。所以世界和平會議，不從根本上着想的，而硬勸別人改縮軍備，簡直是太可笑的舉動。要避免戰爭，我們祇有從上面的三個主要情感上著手。我們決不能去制止人不怨恨，而要為他們想出一種發洩的方法；我們應當承認人有虛榮，而要設法給以相當的滿足；我們要擁護人趨熱鬧造成種種尋歡極樂的機會，俾「羣衆的活動」不致於釀成戰爭。

最後假使有一種狗捨肉骨頭式的戰爭，那簡直是人類的羞恥，我們更應當採取任何種的手段，甚至是戰爭去制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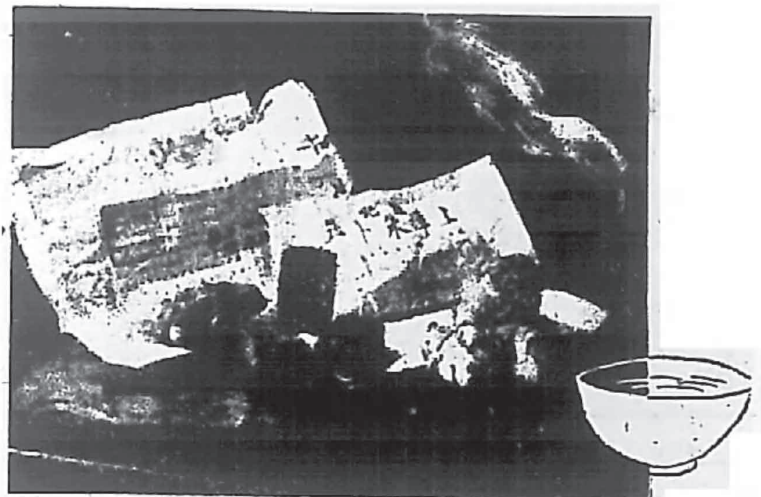
病 讚

施 雲 存

小時候，我也正如一般的學童一樣，常常喜歡託病逃學。最普通而容易假裝的大概總不外乎頭痛、腹痛這些病。一生了病，除了可以得到一天堂皇的逃學外，還可以得到許多額外的小食。雲片糕、半梅、廣蘭登糖，這些東西都會是我小時候病榻上的恩物。不過，這種託病逃學也有一個不利之處，那就是得吃藥。母親常常會從牀下的藥箱裏取出一塊神糖或午時茶，或到廚房裏去切了幾片乾薑，煎着濃濃的湯來強迫我灌下去。倘若我所裝的是腹痛病的話，她有時還得着女僕到藥舖裏去買些皮硝來，給我壓在肚子上。在這方面，我倒有些畏懼的。所以有好多次，我雖然曾經因為想逃學，想多得一些小食而託病，可是却又因為害怕着那些苦汁和冷濕的消食藥而取消了我自己的動議。

在童叢時候是生病時少，託病時多；在弱冠時候，是以爲生病尚且可恥，遑論託病；到了現在，屏除絲竹入中年，又不幸而櫻了淹纏的胃病，一年三百六十日，倒是生病的日子多而健康的日子少了。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中，我確初次地經驗到了生病的幾點值得禮讚的地方。

現在不像小時候那樣了——也許這是因爲我的病就在胃的緣故吧！——我現在生病的時候倒不大想吃，我以爲臥病在牀，第一的愉快是可以妄想。自從踏進社會，爲生活之故而小心翼翼地捧着職業以後，人是變得那麼地機械，那麼地單調，連一點妄想的閒空也沒有了。然而我的妄想癖是從小就深中着的。惟有在發病的日子，上自父母，下至妻子，外及同事都承認我可以拋棄一天的工作，而躺在床上納福，於是這一天就是我的法定的妄想期了。我倚着墊高的枕，抽着煙——我不懂醫生爲什麼不禁止我抽煙呢，我想，煙對於我的病一定



會有壞處的，然而倘若他真的禁止起我抽煙來，我恐怕未必會像依從他別的勸告那樣地遵守罷。你如果知道一個耽於妄想的人對於煙的關係如何密切，就能夠明白了。所以，我現在抽着較好的煙，譬如那“Tinky are”的“吉士牌”之類的東西，至少也是一種消極的治療法。我看看煙雲在空中裊裊地升騰着。我很慨嘆於我不能像張天翼先生那樣地把煙噴成一個個的圓圈兒，讓牠們在空中滾着。於是我的沒端倪的思想就會跟着那些煙雲曼衍着，消隱着，又顯現着。我有許多文章都是從這種病榻上的妄想中產生出來的，譬如我的小說“魔道”，就幾乎是這種妄想的最好的成績。



生病又能夠使我感到人類的很精微的同情心。本來，在小時候患病的日子，母親的那種憂愁和匆忙的情形，就應該使我深感了，可是我那時目的在逃學與多吃，而且我的遲鈍的神經似乎也不會感受到這些。現在，我却分明地覺得一切的人對於我的同情心，是會得跟着我的病而深起來的。母親的自言自語的祈禱，父親的在客堂裏繞室巡行，妻坐在床頭料量湯藥，沉靜得有一種異常莊肅的顏色，孩子們一走進房門，看見了他們的母親的搖手示意，便做出一種可笑的鬼鬼祟祟的姿勢，蹣跚地退了出去。同事和朋友们來探望時也似乎比平常更顯得親熱，好像每個人都是肯自告奮勇來醫好我的樣子，倘若他們有這一個本領。

這種精微的同情心的享受，使我在健康的日常生活中，每當感覺到人生的孤寂的時候，便渴望著再發一次病來重新獲得牠們。有一位厭世的朋友曾經嘲笑過我，他告訴我這些都是假的。我想，即使是假的，總比沒有好些。此外，對於我這樣貧寒的生活，生病有時也是在發生經濟恐慌的時候的一種最好的避難法。當我額角上流着冷汗，胸膈漲痛得嘴唇都慘白了的



時候，即使錢囊裏已沒有了最後一個銀幣，或瓦缸裏已沒有了最後一粒米，妻也不會像平時那樣地來訴說的，她會得自己去想方法；或者，當她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不得已而來對我說，我也可以很容易地憑着一個便條而向朋友中去告貸，這是從來不會失望的。不過，這種情形，在良心上似乎總好像有點對人家不起，所以，不是在真的病倒了的時候，我不願意採取這種方法。

然而爲了耽於妄想及享受同情這兩個欲望，我至今也還如小時候企圖逃學一樣，喜歡「借病」。『借病』這個名詞是我自己創造的，那意思是本來有點病，然而還不至於必須臥床不出，但我却誇張地佯臥着。因爲畢竟是個成年人了，本來無病而託病，終究有點不好意思，雖然心裏未始不想再來一下。

賈寶玉是個多愁多病身，據我想像起來，『多愁』似乎不會有什麼趣味，雖然詩詞中常常有愁的讚美，然而一個人如果真是缺日價攜着一副憂愁眉眼，也反而覺得滑稽了。至於『多病』，從我這樣的經驗去體會起來，我是贊成的。不過賈寶玉對於他的『多病』作何感想那可不得而知了。

明 朝 的 笑 話

英 阿

小序

明朝的笑話，周作人已輯有『苦茶庵笑話選』一種，是當時幾部笑話專書的選輯，這裏的明朝笑話，却是從『明人百家小說』裏梳理出，而加以轉述。一般的講笑話，祇是傳人一笑的東西，事實上也不盡然。從這裏所轉述的看，去，很有一些就代表了當時民衆的

意見，他們對於社會上許多事情的不滿與憤慨。在方法上，有的採用着一種辛辣的諷刺，有的用了刻毒的冷嘲，雖然惹了不免一笑，但略加思索，你必然會另有所感。是無可奈何的發洩，可以使人啼笑皆非，然終於不免是一種無力的懦弱表現，用談言微笑的手段，來消滅生活上的苦痛。所以，我節述這笑話的目的，並非是要來提倡什麼笑話，祇是集中這一類

的材料，讓讀者從笑話中來認識當時的所謂『偽士滿朝，腐仔誤國』的社會狀況，供給一種資料而已。

(一)

蘇郡的太守楊貢，因為民間歡宴隱田乃實行丈量之法。

有好事者看他這樣辦理，對於小民甚是不利，寫一首詩投給他。說是：

量盡山田與水田，
只留莽海與青天。
如今那有開湖港，
寄語沙鷗莫浪眠。
楊守為之動容，把丈量法廢去。

——真道個「惹家開腔」

(二)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有老人畫像，求他題句，他寫道：

精神炯炯，
老貌堂堂，
烏巾白髮，
龜鶴呈祥。

經人揭穿，如橫讀第一行竟是『精老烏龜』。

有隸皂求他寫門聯，他在左邊寫上『英雄』，右寫上『豪傑』。其人大喜，請他吃飯，並求續全。唐補足道：

英雄手執齒竹片，
豪傑頭簪野雉毛。

此隸諷知是開自己的玩笑，大不痛快，然無如何也。

唐因談諧，後竟被黜，為吏。他仍舊是歡喜開玩笑，自嘲道：

生員黜罷去充吏，
不怨他人只怨白，
絲羅員領郡一般。

只是頭巾添兩翅，
開者為之絕倒。

(三)

饒州有女尼，嫁士人張生。鄉士戴宗吉為詩贈之云：

短髮蓬鬆綠未勻，
袈裟脫却着紅裙。

女尼誦此為之一報。

(四)

顧濟正德間知台州。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顧說：『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說：『府前城隍缺夫人，那麼就把土地夫人移過去吧。』公要他們卜於神。

土地大人嫁廟神，
移了過去這叫做。

廟神歡喜土地曠，
一年後，郡人又想，土地夫人和廟神結婚一年了，理應有子，再卜之，又設有太子像。這事情在當時雖非出於嬉戲，但現在看來，真是幽默之至。

(五)

彭蠡農鄉居，縣當大造，其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蠲農頗憤，把他找來，請他吃酒，戲贈以詩。

洛陽城中桃李花，
飛來飛去落誰家。

司書答：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蠲農聽罷，說道：『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為此呢？』司書領悟，乃止。『飛



我。

——以上兩首：「幽陰元吧」

(六)

鄧陽何梅谷有妻垂老好事，從早到晚，必唸「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常常阻止她，沒有效果。

一天，梅谷喊她的妻子，她應聲方了，谷又喊，再應再喊，一連多次。

妻惱怒的說：「爲什麼這樣亂嚷？」

梅谷慢慢地答道：「僅喊一兩遍，你就發怒，那麼觀音一天給你喊千遍，一定是格外惱怒你了。」

妻語塞，從此不日喊觀音千遍。

這了。

——程文：「中州野錄」

(七)

金陵陳大聲，作詩嘲「北地卷曲中」云：

門前一陳驛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綿袴子，勝服那裏有「佳人夜試薄羅裳」

生意生蒜生韭菜，臉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草娘」

開筵空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

頭上髮髻高尺二，燈娘那裏有「高髻云鬟宮樣粧」

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

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裏有「綠得劉郎勝阮郎」

這雖然是「半亦近，不盡然也」，可是嘲弄詩人的美化現實，這種諷刺，是少有點意思的。

——將一表「長安客話」

(八)

富陽俞克明，做官，但沒有錢。家有田，和他埕相連，俞母歲令人侵其畔，鄉民苦之。

他的族人俞古章，爲之賦詩云：

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

寸尺丈的加上，諷刺得頗有意味。

(九)

常熟顧成章，善戲謔，歡喜用俚語作詩，極有思致。

其詠人家不檢束的使女道：兩脚塵箱拖破鞋，響乖像甚細娘家。手中托飯沿街吃，背上驮傘着處捱。

間聲借響常討樣，對門兜火不擔柴。除灰換糞常撒地，扯住油瓶撮撮歸。

都用吳地鄉音湊合，甚是機巧。他常常因嘲弄人被毆打，他總不經意，一有機會馬上會再來一首。

——以上沈周「客居新門」

(十)

沈文卿，是吳中的老儒。一天，讀書至宵分，燈焚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拘物無所得。從容的喊道：「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道：

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

偷兒聽得含笑而去。

長沙有朝士某還鄉時，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極鋪張之能事。

里中有執友來朝士問近日讀些什麼詩。執友說：「近讀得孫鳳洲贈友歐陽圭齋之詩，甚有味。朝士問味在何處，執友於是背於

詩道：

圭齋還是書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簾鼓鬧如雷。

朝士聞之，大爲狼狽，明日再至，門庭寂然矣。

(十一)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兩執友，都是雞頭脚，栖栖桑榆，猶戀雞筋的人。有一天，兩人同來看趙，只見

匠在庭下解木，要趙做詩。趙口占道：

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尋發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

兩人知道趙在嘲弄自己，抱頭而去。

——以上敘英「綠雲亭雜記」

(十二)

曹元龍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雞爭附火。想當調餽間，都都平丈我。

所謂「都都平丈我」者，乃





此恭順？」

和尚說：「接是不接，不接是接。」

沒大怒，搗搗數下說：「和尚莫怪，打是不打，打是打。」

此事殊幽默。

——以上田汝成《垂垂叟談》

(十六)

一個人肚子裏餓不過，便跑到人家去要飯吃。

他走到門前，向婦人家說：「我能補破針鼻子，但要些飯吃。」

婦人一面給他飯吃，一面尋出許多破鼻子針。

飯吃完了，婦人說：「可以補了。」他翻檢一過，說：「把那邊破掉的針鼻子拿來。」

這番却的一部破鼻子在那裏去尋呢？於是婦人知道受了騙。

(十七)

一個秀才投宿於路傍人家。其家祇有一個婦人倚門答道：「我家無人。」

秀才說：「你。」

婦人怕他誤會不懂，復又說：「我家無男人。」

秀才指着自已道：「我。」

(十八)

一人向晚向寺中借宿，說：「我有個世世用不盡的物件送給你們廟裏。」

和尚大高興，留了他。

第二天隨行時，和尚向要賣物。他指佛前一樹破簾子道：「此以之作剔燈棒，可世世用不盡。」

(十九)

和尚教齋公屏息萬緣，閉目靜坐。

一夜，齋公坐到五更，陡然想起某日某人借了一斗大麥未還。

第二天，齋公告齋婆說：「果然禪師教我靜坐有益，幾乎被某人騙了一斗大麥。」

——潘游龍《笑釋話》

(二十)

正統間，有叫做王少卿的，善宜玉音，抑揚殊響，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貌美鬢而禿頂。

當時有人作詩嘲之，說他是：傳聞聲無敵，官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

王少卿，在當時做的是鴻臚官。

(二十一)

——魏允明《枝山前圖》

華陽有狂生，相知押韻。一夕，乘醉助隣曲一個隱士，見庭中月色如畫，梅花怪開，詩興大動，誦宋人詩道：

窗前一樣梅花月，

——

——

「郁都乎文哉」之說讀也。杭越相傳，言社師讀論語「郁都乎文哉」，訛為「郁都乎火我」，兼習而不悟。一日，有宿儒來，為正之，學生都駭散。時人作滑稽詩紀其事云：

郁都乎丈我。

學生滿乎坐。

郁都乎文哉。

學生都不來。

曹詩結句，是根據這個傳說。

(十四)

錢王時，西湖的漁人，每天一定要納幾斤魚，名字叫做「使宅魚」。捉不到的，也要拿錢買來繳納，百姓很受害。

有一天，羅隱侍坐，壁間有「

不得了，而待州將子弟何故却如

武肅王雖知諷已，然亦不免大笑，遂停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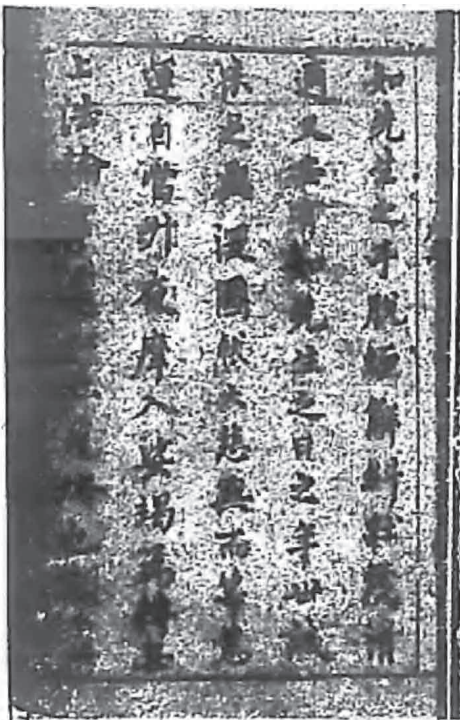
(十五)

世態炎涼，反映在和尚待客方面，是特別的顯著。

宋時，杭州丘浚，謁理禪師，師接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理降階，接禮甚恭。

浚憤憤，在州將子弟去後，質問他道：「和尚接我，態度傲然，得不得了，而待州將子弟何故却如

不得了，而待州將子弟何故却如



深憫詩人便不同。
他很自負。主人看他這樣，也

謂爲無道理也。

情愴之情，溢於言表，然不可
——同文書局與書

雖不免附會，然亦自可喜也。

短駁

「明人百家小說」所收的
笑話，不止此數，這裏不過是挑選

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原，營第
邑之南隅。

上樞日之夜，滑冠帶以俟，少
假寐，夢羣龍旋繞樓閣間，大得意，

以爲是一家興隆之兆。未幾，子孫
零落，將屋神售給同邑縣少司空

喻齋爲第。

有人想到南原當時的得意

夢，戲詠之以詩曰：

司寇耕衣坐夜中，
忽夢棟樑飛龍叢；
不謂其龍成一字，
轉眼賣與州司空。

於張鳳翼「聊齋」裏所記「平邊沒
有「苦茶庵笑話選」不知也有
與我所述者相同類似的否？一九
三四年五月二十七夜記。

狂生忿，大罵而去，明日訴於
縣。官呼狂生試詩，成績甚壞，乃笑
謂之曰：「姑免問罪，發去百花潭
上，看守杜工部祠堂。」此一判決，
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刻毒。

——故云「東谷野言」

(二十一)

有一邊道轉御史王丞，作除
夕詩云：

幸喜荆妻稱太太，
且將柏酒樂陶陶。

按當時禮制，有司眷屬，惟中
丞以上，得呼「太太」，邊道所以
得意也，在此。

——胡應麟「甲乙割言」

(十二)

奉化應方伯，在京與試，成績
很優，因爲題頗侏儒，未能列選。

他憤憤的題詩於部門前道：

爲官不用好文章，
只要鬚鬚及肝長；
更有一般堪笑處，
衣裳縫得硬纏纏。



有不爲齋叢書

袁中郎全集出版預告

劉大杰編定 林語堂校閱

本集以鍾伯敬增訂四十卷本爲底本，再參閱中
郎遺集潘翁室集解脫集，瓶花齋集，道鏡齋集
，同治刻本，以及冰雪樓諸書補訂之。中郎詩
文，卓然一家，爲明末浪漫派文學運動之健將
。惜清代列爲禁書，流傳絕少。現分中裝四册
排印，以便讀者購閱。第一册有序文詳致中郎
之身世思想，末册附遺事，校刊記與古今諸家
對於中郎之批評文獻。中郎真面目，盡在此中
矣。

目錄

- 第一册 1 序文 2 尺牘 3 廣史 4 雜錄
- 第二册 1 遊記 2 詩文集序跋 3 傳記 4 廣莊 5 德山廣談(依珊瑚林補全) 6 場屋後記(吳曉附) 7 觸政 8 策
- 第三册 詩
- 第四册 1 疏文，引，誌序，碑記，銘，贊， 2 狂言 3 文獻錄(如明史文苑傳，縣志文苑傳，以及諸家批評中郎文字) 4 袁照著公遺事 5 校刊記

秋季出版第一册

上海福州路三百號 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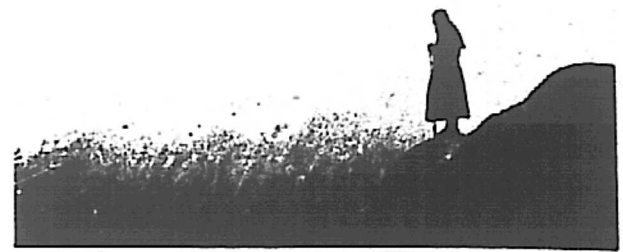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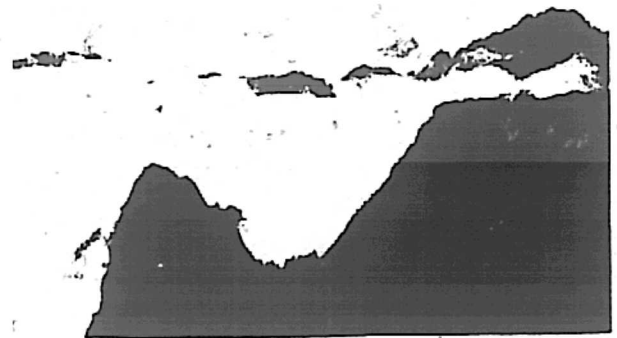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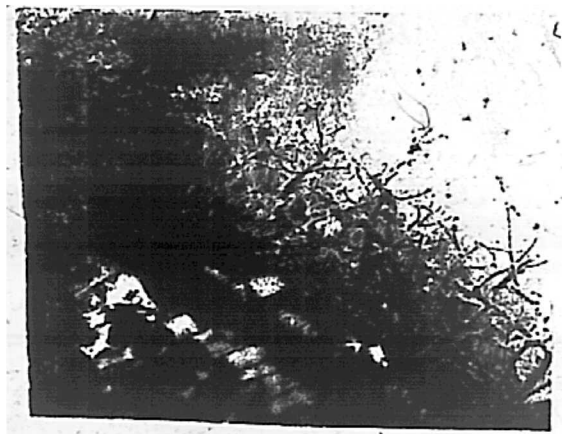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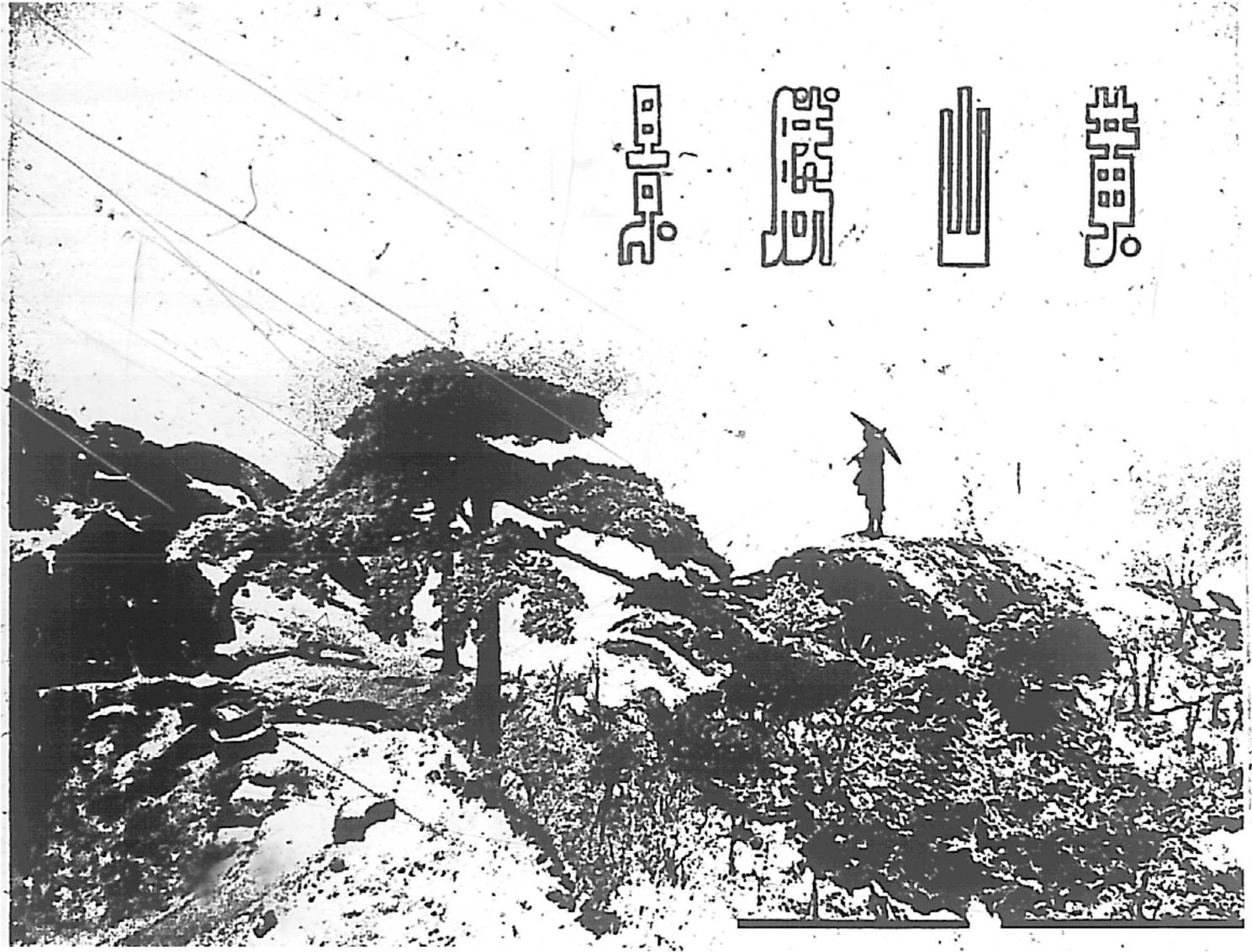
沈雅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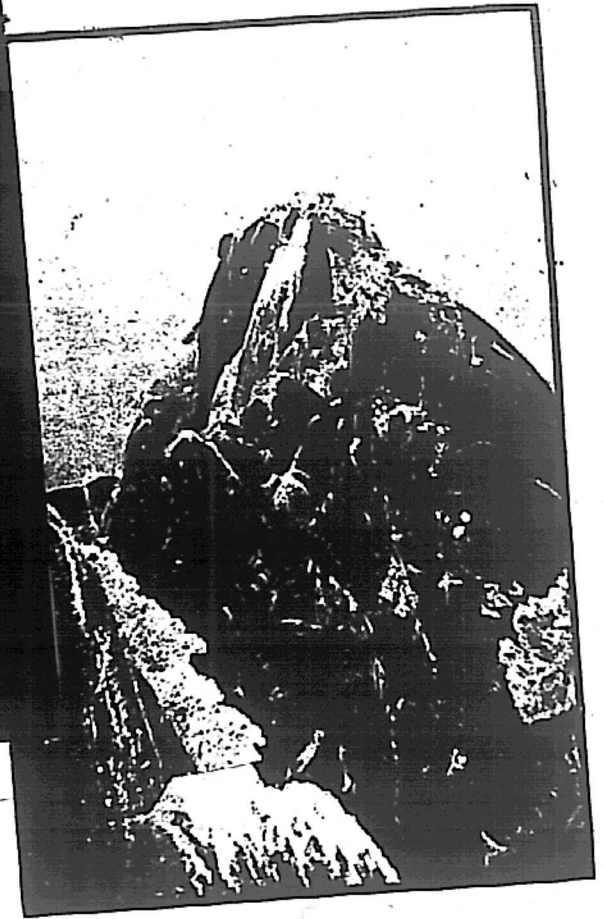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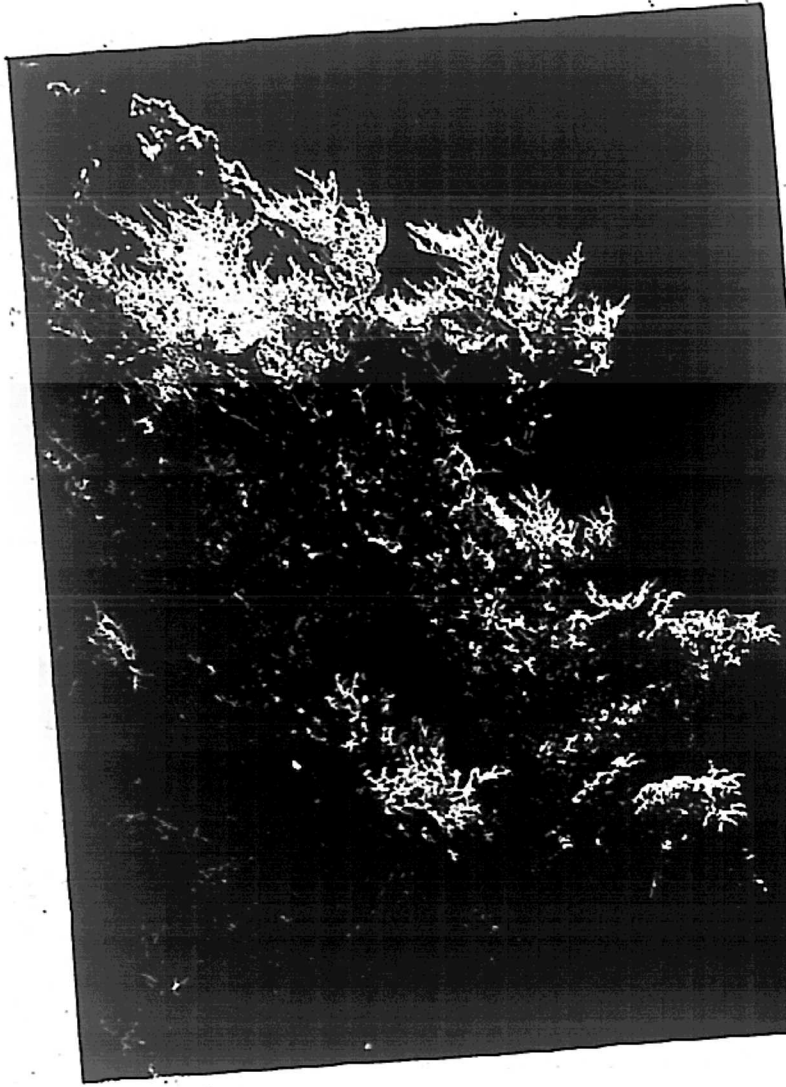
沈雅琴女士的鋼琴獨奏

沈雅琴女士，有音樂的天才，七歲即能彈四洋名曲，為上海工部局管絃樂隊指揮張琴先生的得意弟子。最近曾在紐約大樂會，演奏四洋樂聖多波及那邦的名曲多間。指法純熟，造詣極深。中國女性習四洋音樂而能領正統者甚少，能登堂入室者更少。沈女士的成就雖然該說由於良師的指導，然而天賦的才能和練習的勤勞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我們希望沈女士能繼續努力，能在四洋音樂上獲得更大的成功。左圖為沈女士幼學時代初解音樂時的留影。



山 松 石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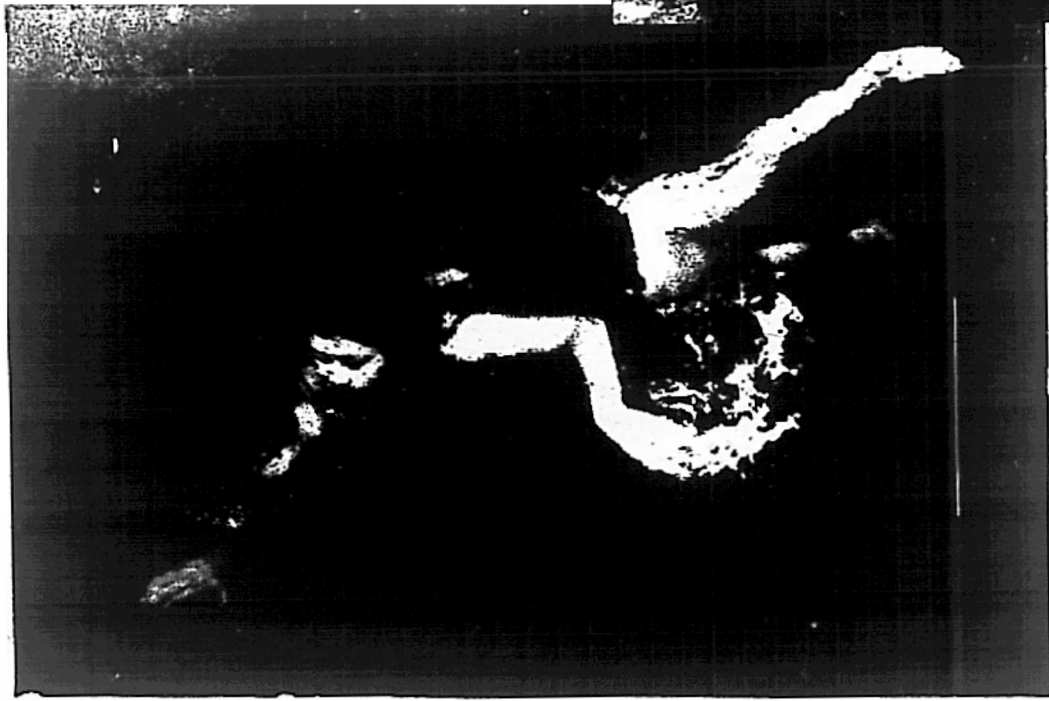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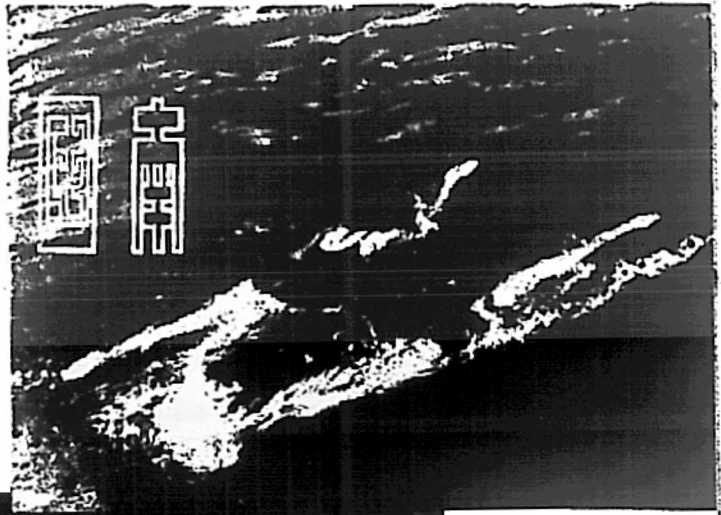
皖南黃山，名震天下，在昔矣。通商開港，遊
 者絕少，每見國畫山水中描寫得一翠
 一石，一樹一流，使不能確信真有如此景
 物，疑為畫家筆底下意造出來。今杭徽公
 路築成，由杭出發，且夕可達矣。黃山多峭
 壁，體力衰弱與年事高者不易攀登，山上
 有溫泉，洗滌一過，身心爽快。山之最高峯
 為天都峯，下望諸峯，雲海翻滾，山霧時開
 時合，幻為奇觀。山中氣候寒冷，夜來積雪，
 白樹銀花，棧橋可喜，如入琉璃世界，虛更
 思之，沁入心脾，所謂圖影，皆當時情景也。



攝南炳蕪

美 麗 的 天 空 下 的 飛 躍

張 建 文 攝



楊秀瓊女士在本屆出馬弄列寶盃運動會獲得女子游泳冠軍，爭得國際無上之榮譽。本屆所獲各獎，即女士游泳時空之稱。

在蔚藍可憐的天空下，從二十尺的高處，挺身跳到透明的海水裏去的時候，你會感到身體和靈魂同時在飛躍。那時候，水珠在光滑而堅實的皮膚上滾着，誰都要現出健康的笑容。在這真個產生了我們的英雄——人魚楊秀瓊女士。







作 子 淺 葉

圖 構 的 則 規 不 和 光 頂



心 芥 龍

在舞台上，有許多反對用「腳光」
 同樣，在攝影上，也有許多人反對用「頂光」。因為從上向下或從下向上的光線容易使對象成為變形。可是，藝術製作成就的圖畫並不繫於對象，而在藝術家的自身。在攝影藝術上，不僅是頂光，即是傾斜或不規則的構圖，祇要剪裁得宜，也可以獲得同樣勻整的效果。

琳 景 實





天 然 色 攝 影

歐美影片動向

黃嘉

自從愛迪生發明電影的製作法，替好萊塢發現了電影的煤油池。只經過二十世紀的三分之一年代，便一個荒僻的美國西部的城鎮——好萊塢，變成一個金城玉樹的世界影都。把一個瑞典理髮店女侍者——嘉寶女士，供養在好萊塢的宮殿裏，給與每星期一萬五千元金的巨額。

電影——她在世界文化史上展開她的異蹟。她的勢力像是煤油一般地散佈到每家每戶。她使駐在莫斯科的人認識草原，她使澳大利亞洲的人認識范朋克，同時也使南非洲的黑人認識曼麗。

壁克頓電影的勢力，展佈到全世界的城市，從各階層的觀衆中搜集她的利潤。她從倫敦的傅士皮夾中取到最先的一金幣。同時也在上海僻巷中的阿Q袋中榨出了最後的一角錢。

跟着美國影片而興起的，便是歐洲的影片。歐洲主要的影片的出產國計有英國、德國、蘇俄、法國、意國等。關於一般的作風，英國的影片是事事模仿美國片的意識形態，走上好萊塢的同一途徑了。她沒有創立本國的獨有的風格。所以在作風方面說起來，英國影片應該和他的疆土一樣地劃出在歐洲大陸之外，而法國意國和其

他小國的影片事業，因為出品過少，世人還沒有得到一定的印象，也可以開置不談。在這裏比較可以代表歐洲大陸的影片事業的，我們祇可以將德國影片和蘇俄影片來做研究的對象。

德國的電影事業在世界電影史上佔着最重要的位置。前衛影戲人愛立克·馮·史托羅普夫，劉別謙和巴斯德，如果我們把美國和德國在世界電影史上作一比較，那麼德國電影無疑是世界電影的靈魂，而美國電影却祇是她的軀殼。

德國諸前衛影戲人在銀幕上都曾建立了基礎的公式。每部為發公司的出品都給好萊塢的從業員當作教科書讀起來。這例子在默片時代最為明顯。劇作家研究她的題材，導演人研究她的技巧的手法，攝影師研究她的構圖與角度，演員們則研究她的表演。

至於蘇俄的電影事業，自從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便成為該聯邦政府的重要國策之一。電影成為政府專利的宣傳機關，規模的宏大與設備的周備，為他國民營組織所不及。因為製作的目標離開企業的立場，所以製作上比較自由得多了。

蘇俄的前衛影戲人最著名的有愛森斯坦、普特符、埃塔爾等。

歐陸影片和美國影片因先後天的環境各有不同，所以她們的作風處處都有着相異之點。現在特分為六點，將兩者加以一番的比較。

(一)表現速度的比較。美國人是急性的，愛惜光陰的，所以美國影片的表演法也是活動的，敏捷的，一瞬即逝的。但歐陸的影片却都是慢度的，好謀無斷的。喜

歡費了長時間來考慮一件事，在每個內心表演的序幕沒有全部表現以前，四肢是照例沒有動作的。因此時常在同一鏡頭延續幾分鐘而不變動，而美片則每一幕面很少超過四十秒鐘，否則也一定要用種種變化的鏡頭來按壓觀衆的疲勞。所以美片有青年的活潑氣，而歐片却保守着中年人的老成氣度。

(二)格調和作風的比較。一國影片的格調和作風，是和他們的民族性有着密切的影響的。美片所表現出來的格調是清一色的清快的。清明而至於透明的。浮面的，甚至於沒有靈魂的。而歐片却繼承着傳統的憂鬱性。格調是沈重的。周圍是冷酷的。人與人之間的相待是莊重的，嚴肅的。美國人有普遍的天賦的滑稽性，他們幾乎都是樂天主義者。所以喜劇和滑稽劇便成了美人的拿手好戲。正如厚頂的影劇之為歐人所獨創一樣。

(三)描寫的深度的比較。美國是電影業發祥地，他們都依賴着獨創力去完成牠。這可以在題材和表演上證明出來。所以一般美片的表現法是淺入而深入的。描寫法是浮面的，鋪張的。而歐陸影片却與此相反。德俄的舞臺劇有着悠久的歷史。電影





的表演上所受的舞台的遺傳力至大。因此歐片的題材都比較深厚而有意義，導演和演員人材輩出，表演的深刻有「入木三分」之妙，遠非輕浮的美片所能及。這個極端的相反便造成了歐美影片的鴻溝。一般的觀眾無疑地是只注重外表的，尤其是看了富麗的美片之後再來觀看貧乏的歐片，無不感到歐片比較不幸地受了世人的歧視。祇有一部份智識份子加以注意而已。

(四)材料和環境的比較 就影片攝製的環境說來，美國的好萊塢城早已成為電影的集中地。在那裏除了固定的人才之外，流動的開角多至十幾萬人，各式各樣的人才都有。至於古今各國的道具，服裝，莫不網羅殆遍，應有盡有。是今日製作電影最便利的地方。至於歐陸的電影業，歷史最悠久的如德國的烏發公司，她的攝影場分佈在柏林、維也納、匈牙利等處，英國的高蒙公司，攝製地除本國外，還分設到歐洲大陸上的幾處地方。蘇俄國營的電影攝製所規模是很宏大，將來的成功是難以逆料的。但因為凡事都在創始之時，供應上仍感到缺乏。演員在蘇俄是不感到困難的，但攝影和有聲收音的人才，以及光線管理的人才等，本國都感到缺乏。自美俄恢復邦交之後，蘇俄政府已向好萊塢請到大批的電影工程師，而蘇俄也遺派不少的編劇家和導演家到好萊塢去。今後彼此的合作上自然可以增益不少。而德國

則自希特勒氏主政以後，電影界大受國社黨的專政的干涉，製作上極不自由，許多從業員如名導演巴斯德、別謙、名演員瑪琳黛德麗氏等，都不允回國服務。以德國影業的貧乏的實力，在這畸形的環境中祇憑着從業員的才力，要在世界的市場上和美片競爭着，實是十分困難。

(五)觀眾普遍性的比較 美國片是淺薄的。浮面的，無靈魂的。既於前面加以論列，可是在世界的市場上，她却佔有最廣的觀眾。她的特有的作風已經跟着世人對電影片好奇心從電影發明的初期便開始慣習起來了。世人都受着人生和環境的重壓，美國影片便給以發發的笑料，短時間的快感。她的淺薄性雖然難免，但是她的輕快、清朗的格調，是適合於一般觀眾的胃口的。歐陸的影片便不然了。表面是那麼沈悶、枯寂。幕面是那麼晦暗，絕望。一塊塊像沉重的石頭，硬壓在一般脆弱

的觀眾的心坎上。背景的配置，以及物質的舖排是那麼質樸貧乏。尤其是一般受過美片洗禮過的觀眾，給美片惡化了的觀眾，如要他們來觀賞歐片的好處，這無疑是難以討好的。她的普遍性不是輕易可以移動的。在目前歐洲的影片是難和她匹敵的。

(六)製作的目標的比較 電影業在美國，已經佔了國家企業業的第四位。和煤油、汽車分庭抗禮了。她的製作的目標和德



國同樣，是為的獲利。不過德片比較多受藝術家的渲染，而美片却是在商人的監督下完成的。但是最近美國的製片商人也漸漸覺悟，知道世上觀眾的墜愛程度已提高了。便儘量地聘用歐洲各國的人才，為導演及演員等。至於蘇俄的電影製作目標，可說是離開企業的立場，而致力於黨義的宣傳，藉以教育國內的民眾。據最近蘇聯人民委員會直屬電影事業局所決定的製作目標有如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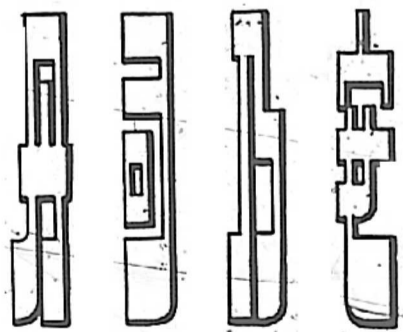
- 一、以社會主義產業之成長為主題。
- 二、以農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再建設為主題。
- 三、文化革命與新人生的主題。
- 四、以國防為主題。

蘇聯從業員的努力和他們製作的自由性，是美國影界所難企及的。他們將來的成就，無疑的是要超越好萊塢之上的。

結論

歐美影片現在正支配着世界的電影市場，她們的作風雖然可以分別為歐陸式和美國式的，但在製作的目標以及營業的趨勢看來，却又可分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二種。一方面藉着技巧的手法而成為娛樂的企業，一方面却在貫輸着主義為大眾的教育。他們各個都在試走新的路徑。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目的均勢還沒有改變以前，世界影業前途的趨勢如何，正如世界的形勢一樣，誰也不能加以預測的。然而各國影業人才的交換，確能夠收美滿的效果。給世上的觀眾以新鮮的感覺。安那斯坦的勃起，麥穆林和嘉寶的合作，希佛萊和瑪琳黛德麗的榮耀，存在都可以證明影藝是沒有國界的，是屬於國際性的一種新事業。

ANNA ST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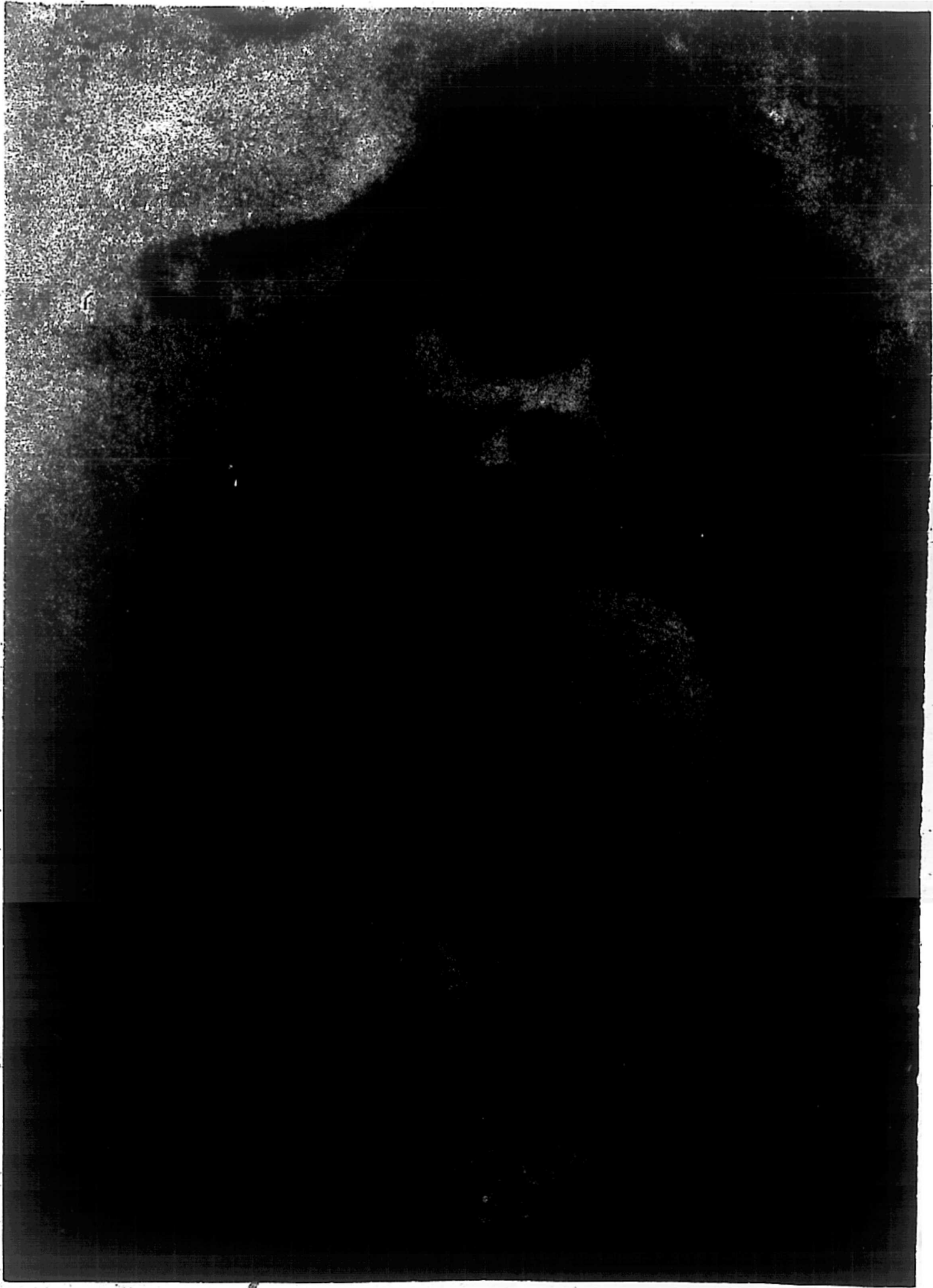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美國好萊塢明星的天宇裏出現了一隻海燕，用着她矯捷的姿勢，掠過每一個女明星的心上，留下了一遺留的陰影。這人便是安娜史丹的主角安娜史丹，她是老四哥爾文用一千五百美金一星期的薪金，經過了十八個月的英語學習，冒着百萬資金的危險，從歐洲帶回來的蘇聯女明星。

「安娜」開映了。在觀眾的眼中留下了新鮮的印象，在影評家的筆下獲得了滿意的批評，可是，在好萊塢幾個流傳着的女明星心中，却投下了濃重的恐怖。因為她們覺得，安娜史丹正如在過去一年多所宣傳的一樣，她有着她們每個人所有的特長，而她們却缺少她所有的特長。這是她們的敵人，而且是一個勁敵。這裏面，尤其是葛寶，她覺得安娜史丹的出現，是威脅着搶她的王冠的野心的。

安娜史丹的第二部片子是諾爾斯泰的「復活」。現在正在趕攝。好像故意要和葛寶鬥法一樣，這次「復活」的導演便是最近導演寶頓宮史的麥穆林。好罷，我們且看這兩位女明星要怎樣爭取她們領色的江山。







“娜娜”的丹史娜安

跳舞

文 崇 張

：成爲目前最時新，和最有勢力的流行的，是跳舞。不會跳舞，是不能算是摩登青年的。在今日，華爾茨，狐步，探戈，却爾斯登，不但成着一般少爺小姐的最重要的功課，也是引誘着一些花白頭髮的人的新鮮節目。要講目前文化社會的寵兒是什麼，那便是跳舞。

若是問一問那些跳舞狂，他們爲什麼去跳舞，他們也許會這樣地高聲回答吧：『我們是爲了社交！』我們是爲了轉變情調！『我們是爲了運動！』我們是爲了使我們自己返老還童！但是，從前人發明跳舞，是不是爲了這種動機？爲了社交，爲了轉變情調，爲了運動，爲了返老還童呢？——不是的！而現在，我們就要對跳舞的起源，跳舞的社會的意義，做一番小小的考察。

那麼，跳舞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起始的呢？概括地說來，可說是人類社會一發生，它便開始了。正和動物嬉戲一樣，精力充沛，人類就開始了跳舞。——固然在這裏面，本能的分子，也多分地有着。——它和動物的嬉戲所不同的，便是人類的跳舞，是適應各個的環境而俗化着；模倣產生模倣，到後來，竟和原始的跳舞一點相像的地方也沒有了。因此，我們要探究跳舞的本義，非檢討原始社會裏的未開化人的跳舞不可。（我們知道，許多社會科學者，都是像這樣從現存的未開化人種的身上，研究着古代社會的事的。）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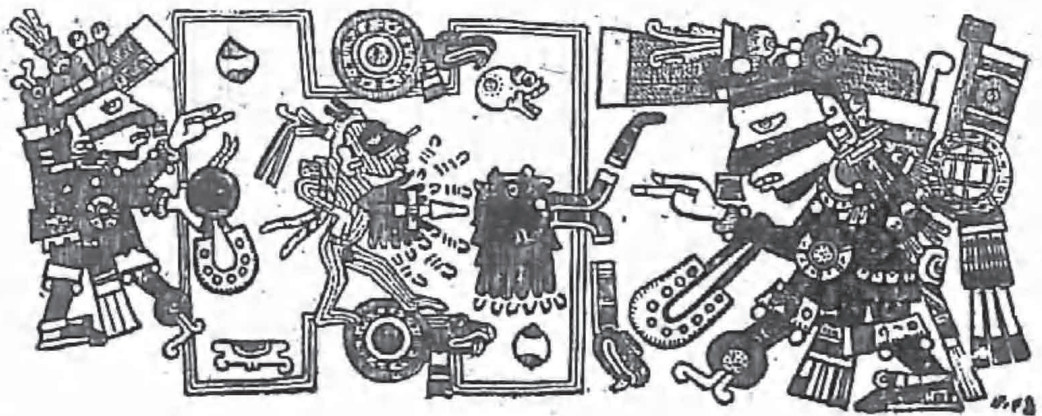


上說來，若是從未開化人的生活裏除外了這跳舞和伴隨着這個的儀式等，剩下的社會生活，也許會變成了乾燥無味的，毫無足取的東西。最聽隨自然的野蠻的跳舞的典型，可說是模倣動物的嬉戲之類的東西，和模倣在自己的周圍發生的事件的東西。比方說，那塔斯美尼亞族（Tasmania）的跳舞，便是特別模倣袋鼠和雷電之類的東西；愛斯基摩人（Eskimo）的跳舞，——他們是混合着歌唱和動作而跳舞的——也是描模土地上的小鳥和動物的嬉戲的東西。而且，小孩所做的跳舞，是比大人所做的跳舞更要亂來，缺少統一，而富于隨機應變的性質。

我們現在所做的跳舞，無論從它的形態上講，還是從它的精練程度上講，雖然都絕對不是未開化人所做的跳舞之比；但是要講它的社會的意義，在兩者之間，却別無本質的差異。在下面，我們要觀察未開化人所做的跳舞，把它的社會的意義研究一番。

在未開化人之間做着的跳舞之中，有一種名叫戰舞（war-dance）。這是一種出陣之舞，或祝捷之舞。舞姿是因地，因族而異的。現在先說非吉族（Fijian）的戰舞。

非吉族，是占據着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的領域的較東部的集團，離波



利尼西亞（Polynesia）羣島不遠。因此非吉族失去了道地的美拉尼西亞的特質；現在，因和波利尼西亞不斷來往，多分地受了它的影響。在這非吉族之間，要說



着一把大的軍扇，大擺着它；可是別的人却一動不動。到後來，歌聲愈來愈尖，簡直使觀衆的肌肉都發起麻來；可是很奇特，跳舞的人却一動也不動。長槍也以原來的樣子斜拿着。突然之間，一百多個戰士一齊喊叫起來，它

誇示他們的力，而舉行戰舞。因爲目的就在顯示氣力，所以他們拼命用腳踏着地面，吊起眼皮，伸長舌頭，裝出鬼怪的面相。在澳洲，也有着可名之爲戰舞的東西。戰士（跳舞的人）們的手裏大部分都拿着飛鏢，而有一兩個則握着長槍。那麼要在什麼時候，舉行這所謂戰舞呢？那是在和其他部落的土人遊遊之際。他們常在遊舞之後舉行一種格鬥，以解決兩部落間之糾紛。所以這地方的戰舞，不是爲跳舞而跳舞，而是一種格鬥的前題。

起主要的娛樂，第一種便是跳舞。一有什麼該慶祝的事，他們一定要跳舞。一邊坐着，一邊跳的舞蹈之類，乃由坡利尼西亞傳來；而在他們所做的舞蹈之中，最應當大筆特書的，便是一種可名之爲戰舞的東西。在這戰舞之中，跳舞的人乃穿着武裝的戰士，手中各執棍棒長槍，完全象徵着爭鬥。跳舞的人，先分十個人一排，排做二十排成一方形，向前行進，此後把槍放平，踏下，把用布做成的綵球般的東西戴在頭上，以爲裝飾，在那上面再披上一塊頭巾般的東西，把黑臉都幾乎完全遮去；過了一回，把斜拿着的長槍呼作聲地拾起來。其次，陡地用異樣的調子唱着歌；可是跳舞的人的身子連一動都不動。在其間，悽慘威嚇的空氣，都甚至漂蕩着。而正當這時，突然一個大漢跳出來，左手拿

的大約三分之一的人，跳起來，高捧長槍，向前行進，此後環繞別的跳舞的人的周圍，回到原來的地位。而接着，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也跳起來，反覆同一回事，而最後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則頻頻地叫喊着，搖動着整個身子，地面都幾乎被他們的腳聲所震動了。此外，身上所戴的裝飾，也相觸而喀拉喀拉地發着聲音；歌手的聲音，都幾乎被它所打消了。而此後，拿着軍扇的領首，用它一揮，一部份人，便走到觀衆身邊來，一齊彎着腰，平握長槍，作欲刺狀。這時候領首又把大的軍扇一揮，下了一道命令，于是其他的人追的追，逃的逃，直至發生一個敗留者，大家把他刺死，這才完事。尤其領首之一聲，最爲怕人；他們常因身避之。

梭馬利族 (Somali) 是一個屬於阿拉伯系統的種族。在這種族之間，各種跳舞是普及着；在冠婚葬祭之際，不可不待言，就在部落中有什麼事故發生的時候，也一定要舉行跳舞。而在那中間，有一種名曰「代巴爾替希」的跳舞，可稱之爲戰舞。這「代巴爾替希」常在老酋長死去，新酋長被選出之際被舉行。由我們看來，這簡直可以說是一種馬戲；但從跳舞的系統上講起來，却無疑地是一種戰舞。只要是部落的成員，有馬的不消說，就是沒有馬的，要是借得到，也非參加這跳舞不可。跳舞舉行的時候，先選出歌手，被選爲歌手的人，要唱着名叫「蓋拉爾」的歌。所有的騎手，都排着隊，把歌手夾在中間，向前行進。而那歌手，則高舉長槍，唱着自己編製的「蓋拉爾」，徐徐地向新酋

長進行，其餘的人都跟在後面走着，而一方面，新酋長則在那裏心焦地等候着跳舞的人的來訪。這所謂「蓋拉爾」，普通都是當場作成；因此是比較單純的東西。至于它的



內容，則做頭做尾地是對新西長的讚頌。像這樣，當歌手的歌唱完了的時候，大家便向特定的方向馳去；過一回，又向右轉



變，重新用最大速度向酋長面前馳來，一邊高舉槍柄，「噹噹噹噹」地拼命喊叫，梭馬利族在跳舞的時候，無論何時總是唱着某種歌曲的。這歌曲，大都是讚美成着中心的個人的東西，有時候同夥的人若是對它感銘不置，便把它背下來，得諸他人，有時候幾代相傳的東西都有。

劍舞 (sword-dance) 是手執刀劍而舞的一種跳舞。這個和戰舞一樣，是世界上最多種族有着的關於跳舞的習慣之一。在我們中國，古時的人也頻繁地跳過它的。(我們考察我國古時的跳舞，也可以很容易地見到，古時的跳舞，決不像今日這樣，僅僅意味着官能的滿足，而有着非常正經的意義的。) 在小亞細亞地方，當人們結婚的時候，常從婚禮的一禮拜前，把親族和同夥的人聚在村上的打穀場或家裏的庭園，每夜跳舞熱鬧。而在他們所跳的許多舞之中，有一種便是劍舞。跳這劍舞的人，常做着滑稽的打扮，合着在旁邊敲打的大鼓，而喀喀喀地敲着刀劍。這個，是想藉此驅除魔鬼，祈禱并且祝福新郎新娘的將來的好運。這刀劍，有時候是一隻手裏拿着，有時候是由隻手裏拿着，而一些觀眾，通常也合着調子，拍着手。

在巴爾幹半島的一部，也有着一種名叫劍舞的跳舞；但是這和小亞細亞的

劍舞，稍有不同。塞爾維亞的劍舞，便是其一；在塞爾維亞，這甚至成着一種國民的跳舞 (national dance)。在那裏，這俗稱「珂羅」(Kolo) 所謂「珂羅」，乃「圓形」或「團圓」之義。要問為何稱為「珂羅」，那是因為在舉行這個跳舞的時候，男女是手攜着我的手我攜着你的手地形成着一個圓形。(有時候，也單由一些女人跳着它。) 這「珂羅」舞中，常是有着一個領首，穿着着甲騎兵用的胸甲和胃帽，手裏拿着騎士的軍刀，搖着它。而在其餘的跳舞者之中，有的手裏也拿着長槍。



又在巴爾幹半島的一部，有一種不由許多跳舞者一起跳，而由單獨一個人跳的舞劍。這個，當是合着普通的軍樂之

類的東西，而極其平穩地跳着。

其次，我們還可以舉出一種雖非劍舞，却同樣執拿武器跳着的箭舞 (arrow dance)。這種跳舞，是在錫蘭 (Ceylon) 的貝達族 (Badain) 之間被行着。在目前所謂貝達族，可以分做專門住在海岸地方的貝達族，住在一概村落的貝達族，和不混雜別的血的比較純粹的貝達族的三種。在這裏我們要考察的，是最後的純粹的貝達族所做的箭舞。他們的頭髮短而發捲，大都居住在叢莽和岩窟之類裏面，從前曾經占據過南部印度，狩獵是他們的拿手，要講他們的金屬器具，那只有斧和箭；他們用這兩樣東西，而極其巧妙地做着工作。他們交住獵獲物，也專門用看這個。他們既能空不加以損傷地取出



動物的腦髓，也能絕不費事地割離骨和肉和皮。要講他們的常食，那便是由狩獵得來的獵獲物，和巢居于巖間的蜂蜜，有時爲了補充這些東西的缺乏，也培植玉蜀黍。採取這蜂蜜，雖然相當費勁，但是這作爲和別的部族有着的穀類和被服類的交換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小孩的教育內容，便在教他們如何趕去蜜蜂，如何從那巢裏採蜜。

因此在他們之間，狩獵和採取蜂蜜，乃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有名的狩獵的達人，名叫康代·瓦尼亞。近瓦尼亞死後，據說他的靈魂變成了康代·雅略。所以現在的貝達族，當出門打獵的時候，一定對他獻呈一個「乞賜我以好的獵獲物」的



禱告。因爲是這樣聚精會神的狩獵，所以當打不到東西的時候，當然會發生「一定是禱告還不夠吧」莫不是遺着雅略的冥府」的不安。因此一些狩獵成績不佳的人，便跳起禱告的舞來。而這便是箭舞。在跳這箭舞的時候，他們先把一枝箭插在在地上，此後在它的周圍，用兩手敲着自己的肚子的兩旁（他們是赤裸着身子的，故能發聲），拍着拍子，一邊禱告康代·雅略，一邊唱着讚美狩獵之神康代·瓦尼亞的武勇的歌，而舞着。又有時候，手裏拿着箭和椰子，用脚踏着拍子而舞的事，也有。

在本果爾(Bengal)和貝哈爾地方，在遺留着原始的習慣的點，是極有名的；而其中，有一種族，名生塔爾族。舉一個例：



他們沒有日數。在部落的成員結婚的時候，常取決於被當作那部落中最賢明的人之裁定；至于要決定結婚的時日，則在一根繩上打不少結，每天割去一個，割到沒有的那天，就算結婚日。這種族也很喜歡過節；一年到頭都幹着帶着過節的情調的事。因爲如此，所以他們的舞蹈也很多。他們無論遇到什麼事都跳舞。其中，關於劍舞的部類的，有一種名叫後退舞(Back-down-dance)的跳舞。這是以右手執刀劍，左手執盾而舞爲原則。這跳舞從前常在和別的部族宣戰的前晚或戰勝回來時舉行；至于近來，則不一定如此；而刀劍之類也用棍棒替代了。至於舞法，則由跳舞者繞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形，一邊搖着盾和棒，一邊轉着跳舞。

說起埃及，作爲西歐文化的發祥地，也很有名；而在這地方，一些人也做着手執武器的跳舞。就說每逢節日，一定開演「登比拉」戲劇，也非過言。本來埃及人，要弄重材，是非常巧妙的。而所謂「登比拉」戲劇，便是依照一定規則，繪畫「登比拉」互相對峙的一種戲劇；要講起來，便和我們中國的打掃相仿。不過這乃是一種比賽，是絕對不墮落爲真正的打架的。在這開始的時候，村上的人就聚集到一定的場所去。等人到得差不多的時候，乃從那裏面選拔出兩人，使着重的「登比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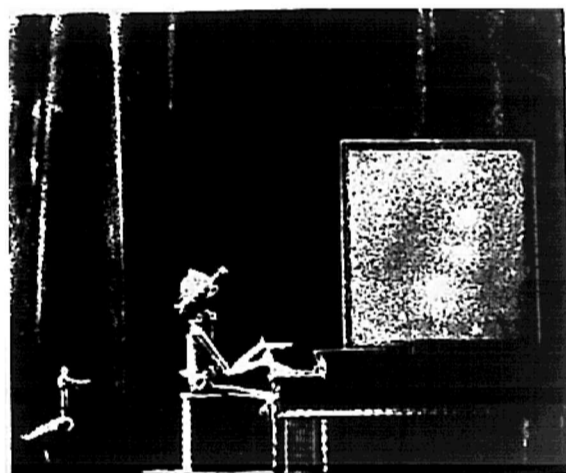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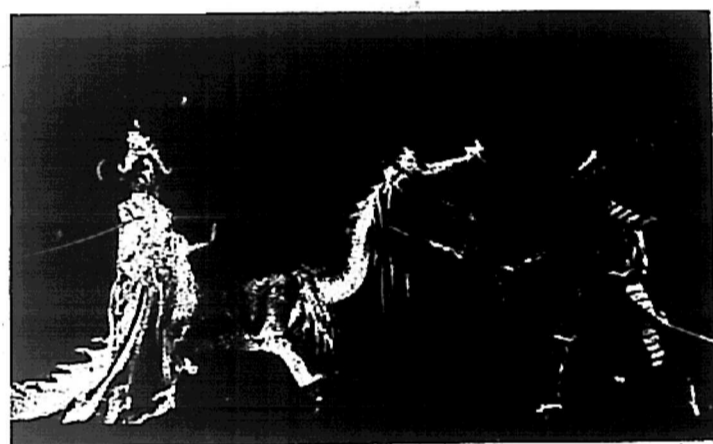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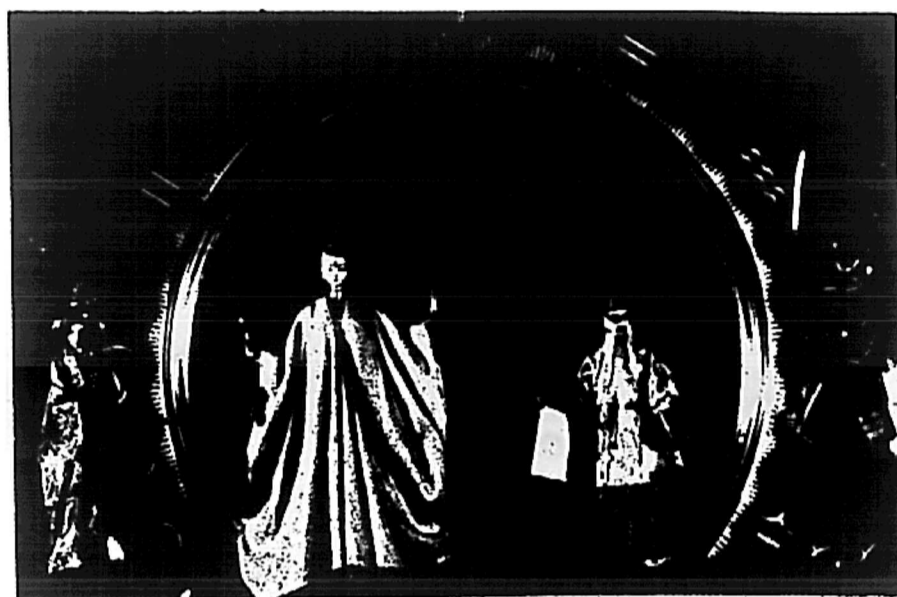


互相對峙起來。至于羣衆，則圍在它的周圍，看着。等到在對手的頭上加了輕輕的一擊，而因此對手脫下了頭上的標的的時候，那便算分了勝負。而當勝負已分，羣衆便跳出了新的戰士，來和先勝者決雌雄。這完全是中國的打掃。可是「登比拉」戲劇重疊在一起似的跳舞，也同時被舉行着。這個，主要可以在東部沙漠地方的部族內看到。跳這舞的人，手裏都拿着武器；這個由我們看來，就像是一種模擬戰爭和近代人的跳舞，是有着相當的間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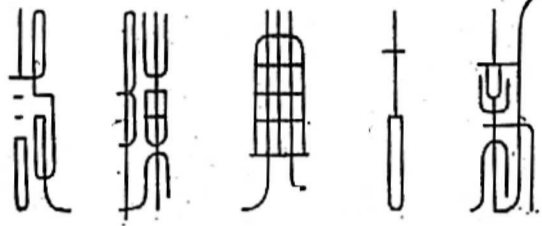
在上面我們做了一個跳舞的小小的歷史的考察。雖然古人（在這裏也就是未開化人）所做的跳舞，決不止這裏所談的幾種；但是在這裏，却再不能多說了。待有機會再談吧！

傀儡戲

意大利著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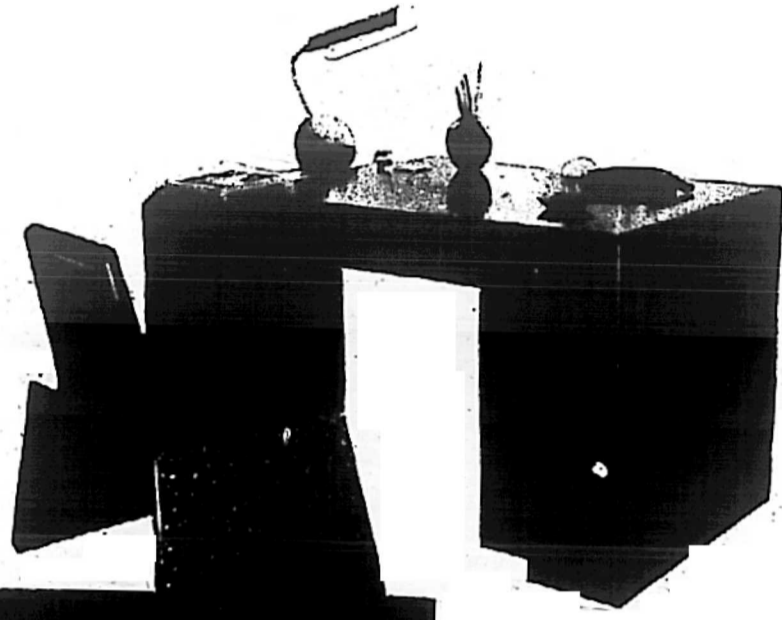


意大利古斯基納教授著名的傀儡戲，最近曾在倫敦奧大利展覽會及演上圖為其中三齣之舞臺面。一為「伏魔記」是東方的故事，劇情述一位公主為一條毒龍所現，一個中國官員登場宣讀勅令驅逐龍，龍不聽，一位日本武士自告奮勇與龍決鬥，不幸戰敗了為龍所噬。最後由如來佛登場，用法力將龍降伏。又一為玻璃所製的傀儡，表現一位音樂家對於音樂之色的感受，可是在奏演時不時被外物所侵擾，一隻鴉子圍進了一位不懂音樂的婦人也聽了進來，這婦人終於為音樂所感動，獻了一束鮮花。另一齣是一個中國小孩和一條獅子狗登場表演種種技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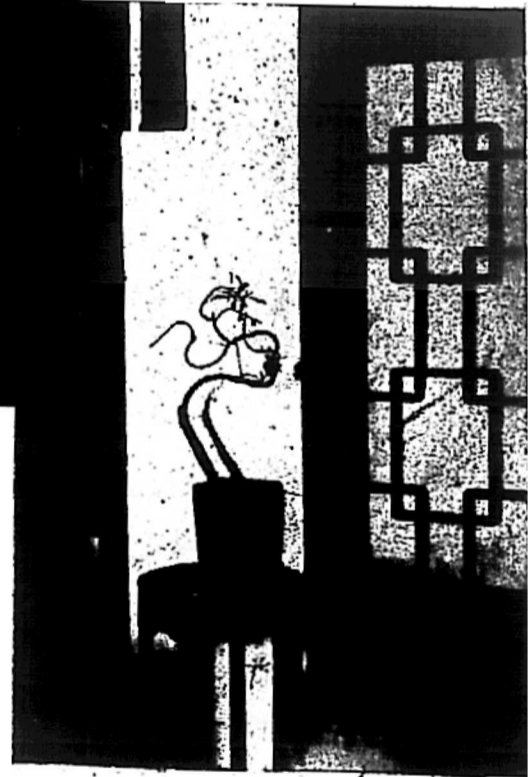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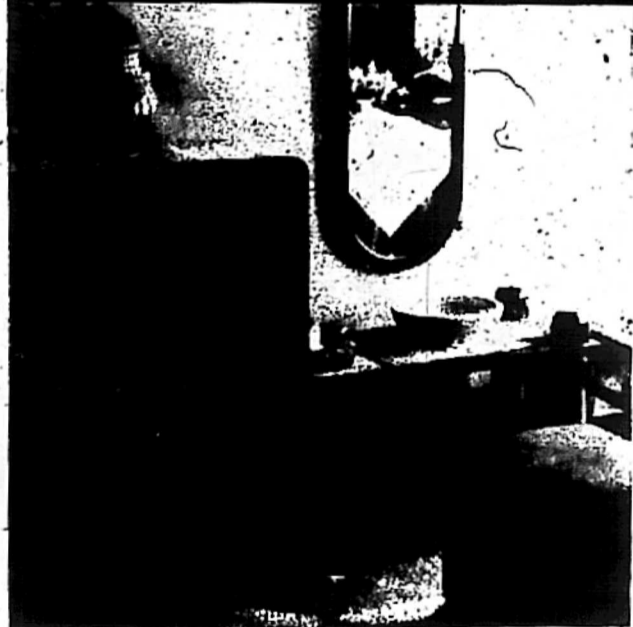


簾子淺

計設字振字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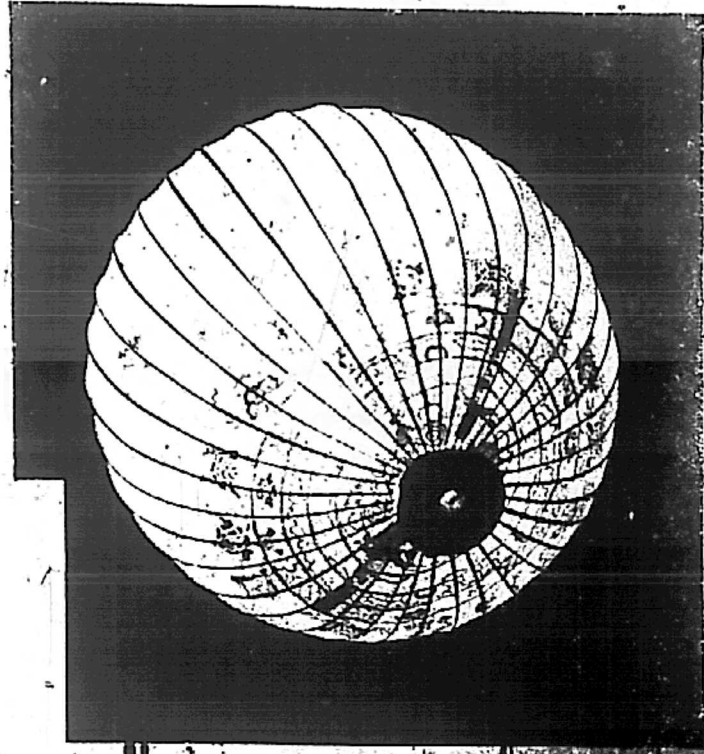


桌金酒紅珠



檯鏡·帷窗花青·窗字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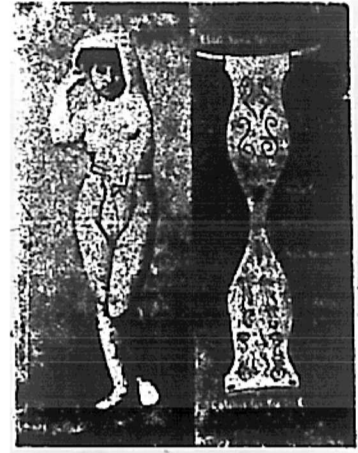
近傾裝飾藝術之一大轉變，為新古典主義極
 度流行時期，羅馬式之柱石，行見應用於各種
 建築，希臘之雕刻又搬運到新的客廳裏，人們
 厭倦了新的刺激回到古的靜止的一個轉機，
 東方美是純東方古典主義，探為新的裝飾感，
 具有非常確切的格調，有非常和諧的風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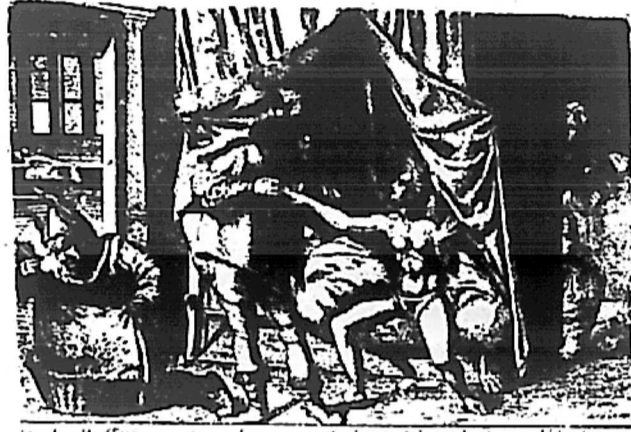
花燈，日本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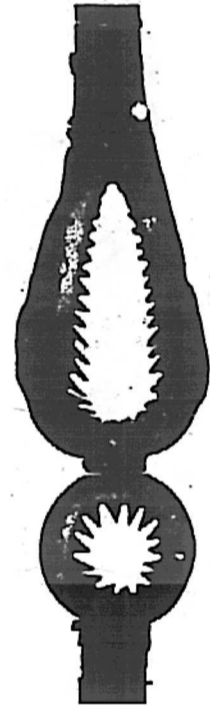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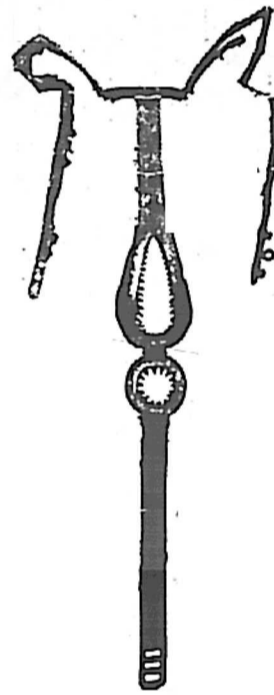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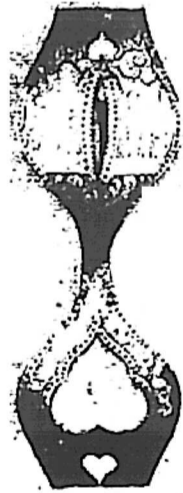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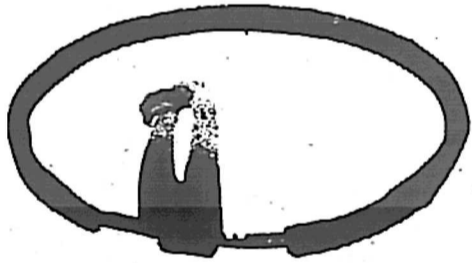
几小，室客



貞操帶的運用及實物



此圖說明貞操帶的運用及實物。圖中可見一女子在室內，其身上所繫之帶，即為貞操帶之實物。此帶之功用，在於防止男子之侵入，以保其貞潔。此帶之構造，多由金屬或木料製成，其形狀不一，有如圖所示者，亦有如圖所示者。其運用之法，多由女子自行繫上，或由他人代為繫上。其運用之時間，多由數小時至數日不等。其運用之場所，多在家中或室內。其運用之效果，多能防止男子之侵入，以保其貞潔。此帶之運用，多為女子所喜，因其能保其貞潔，且其形狀多為裝飾性，故女子多喜用之。此帶之運用，多為女子所喜，因其能保其貞潔，且其形狀多為裝飾性，故女子多喜用之。



貞操帶是歐洲中世紀野蠻風俗的殘留。嫉妒的丈夫為了預防妻子的不貞，想用了種種來守護自己的所有物。這在現代人看起來當然愚笨得可笑。然而在當時却認為是唯一最有效的工具。請參閱下頁本文。本頁所示各圖：一、貞操帶的用法。二、一個嫉妒的丈夫在出門之前，強迫妻子帶上了貞操帶。三與四、巴黎博物院中所收藏的兩種貞操帶。上為複式，下為單式。五、德國卡馬爾博物院中所收藏的一條極精緻的貞操帶。六、意大利威尼新博物院所藏的複式貞操帶。七、為上圖放大之狀。孔小如指，僅足通大小便而已。



成的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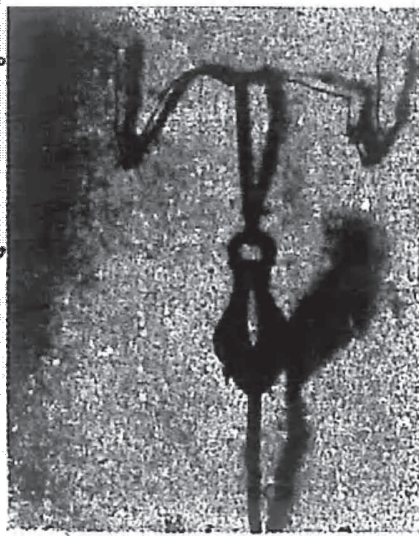
所謂貞操帶這東西，在歐洲最早的發現，雖然到此刻還不能定論，可是在十二世紀初便有了雛形的貞操帶，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在「戈傑馬行述」(Griseldis's Story)中，會記載戈傑馬隨行時，和他的情人海晉山盟，他的情人在他的小衣上結了一道結，除了她自己以外，沒有第二個人能解開。同樣的，戈傑馬也給他的情人束上一條帶，要她發誓，除了自己以外，不能讓第二個男子解開。這種在情婦身上圍着的帶，無疑的是類似貞操帶的東西了。

由於記載與貞操帶有關的古籍，多半被認為淫穢，不能在一般的圖書館裏發見，因此關於牠的文獻是相當的狹隘，同時陸續發現的貞操帶的實物，也在有些博物院裏被藏諸別室，不是一般的觀衆所能見到。因此，投機的古董商人竟造了許多贗品，以滿足好奇的收藏家的慾望。

然而，在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歐洲，不僅在意大利，即是在法國和德國，貞操帶都大大的流行過，却是一個

事實。這不僅從當時的文藝作品中，社會風俗的著述中，甚至當時法庭的案卷中，可以獲到不少有力的佐證，而在十九世紀末年，有一個發現更使貞操帶的研究者解決了許多實際的疑問。

在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有一位柏青久先生 (Dr. Paulin Geor.) 偶然因了一點事故，同幾位親戚住在奧國的一個小城裏。這城裏有一座大約是十五世紀建築的教堂正要改造。在拆卸的時候，他們在一塊石板下面發現了一個墓穴，墓面有一口鉛棺，棺形樸素，並沒有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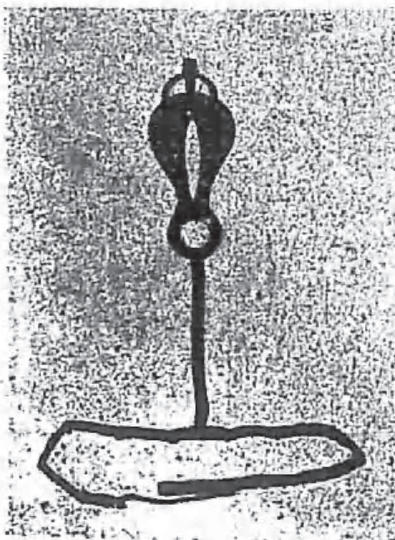
和銘記。因為要選擇的關係，教堂主事將棺柩設法打開了，這時恰巧柏青久也在場。棺裏是一具女屍，由於整齊的牙齒和殘留的衣裝上，知道死者不僅年青而且還是上流社會。在啟棺的時候，將殘留的殮衣取去了之後，在盆骨上發現了一根沒有爛盡的金屬腰帶，還附着一些殘餘皮絨的裝飾，同時在腹部下面又檢着兩片掌形的金屬片，銜接處已經鏽腐了，可是還有一點較鍊的痕迹。可見教堂的主事說這是貞操帶，吩咐從骸骨上取下來，預備和其餘的殮物一同拋去，可是柏青久要求留下來

了，後來送到慕克尼的博物院，經過整理的手續，確是一條貞操帶，而且還是複式的。從教堂建築的年月和棺柩的形式上，知道至遲不過十七世紀。可惜棺裏的其他殮物不會一同保存，否則可以更清晰的考證出死者的時代和社會了。

從這個發現上，以前以為貞操帶不過是詩人諷刺家的空想，好奇家的偽造品的種種疑問，都不攻自破了。

在中世紀的藝術作品裏，也有不少貞操帶的遺蹟。最精美的是亞德格里佛 (Hainrich Aldegrever) 的木刻 (見插圖)，刻着一個裸體的少年扶着一個帶着貞操帶的裸體少女的肩膀，少女手裏握着貞操帶的鑰匙，臉上顯着躊躇的表情，要想將鑰匙遞給少年，又有點不敢。少年的臉上則滿着焦急的狀態。這張木刻背後所諷刺的，如果不是是一位愚笨的丈夫，一定是一位殘忍而自私的母親。

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蘇格蘭還有一位叫做穆倍 (John Mucchie) 的醫生，公然發散傳單，承做各式的貞操帶。他說，這不僅可以使為父母的省了許多不必要的擔心，而且可以使為丈夫的免了不少污辱門楣的恥辱。可是，這真能鎖住一位少女的心，一個妻子的不滿嗎？過去的丈夫們已經做了好的榜樣，現代聰明的丈夫們想來早已另有他們的妙計了吧？



五大定期刊物發售聯定

聯定利益

- 一、凡聯定五大刊物全年或半年全份者，照原價八折計算。
- 二、凡聯定五大刊物中二種以上者，照原價九折計算。
- 三、已定五大刊物中任何一種者，再定五大刊物中任何一種亦照原價九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四、凡持聯定全份定單往上海福州路本公司總發行所採購本版書籍畫冊，得照定價八折優待。
- 五、如同業聯定，亦照普通聯定辦法，並無額外優待。

聯定辦法

- 一、凡當面及書面均可聯定。
- 二、五大刊物同時聯定者，無須任何手續。
- 三、已定五大刊物任何一種再定五大刊物中任何一種者，須將前定名稱，姓名，地址，定單號數詳細示知，以便查核，如未照上項手續辦理，恕無享受聯定利益。
- 四、外埠遇有匯兌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洋，實足通用。惟限定省區通用郵票，外國郵票及污損者不收，外國鈔幣照上海市價計算。

**YAN
JAN**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EW ROAD, SHANGHAI

萬象

第二期 每冊實洋五角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主編 張光宇

出版人 張光宇

發行人 張光宇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百號電話九二〇三二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電話九三六八八

地位	面積	價值
封面	全頁	三百六十元
底	全頁	二百二十元
封	全頁	三百元
底	全頁	一百八十元
封	半頁	一百四十元
底	半頁	一百四十元
封	半頁	一百二十元
底	半頁	八十元

時間	全	半年	一年
國內	五元六角	三元	六元
國外	八元四角	四元六角	九元

寄費在內郵費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
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論語叢書

本書係論語半月刊諸作家極力搜羅盡心選擇所得之精品，為幽默小品文之淵藪，每書皆有百數十頁，均用厚磅瑞典紙精印，非常美備。現在老舍幽默詩文集，論語文選，我的話三書，均已出版，欲購從速，尚有庶務日記，不日出版。

老舍幽默詩文集

老舍先生是各位早就認識的了，不用我們介紹。老舍幽默詩文集便是他從多年的優秀作品中選出來的更精品，內容包括「救國」長期「抵抗」等詩歌十首「祭子路岳母文」二天「等」五篇，均極幽默可喜恬淡清遠，誠幽默寶庫也。

論語文選

「論語」早為各讀者所熟讀，內容之幽默，當不言而知。林語堂先生為精益求精計，親從論語半月刊中選出更幽默的小品散文三十餘篇，編製成冊，分節附錄，且印刷精美，裝幀古雅，定價特廉，故已屢論諸者及求讀論語者若不可不備此書。

我的話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半月刊上逐期發表的「我的話」以及其他刊物上登載的小品散文，早為全國人士所歡迎，為了讀者流覽便利起見，由林先生廣為收集，親加編次，印成單行本，且卷首有林先生的序言，更為生動。

時 代 出 版 社

Y
A
N
J
I
A
N

萬 葉

第二期

每册實價五角